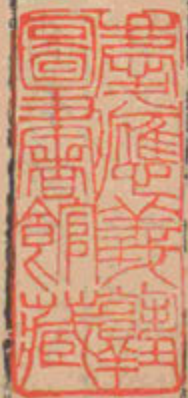


君門

群書集事淵海

二之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



君門

瑞誕

祥瑞見而誕生者

漢光武赤光照室 後漢

光武父南頓君初為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父
異焉使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言不可言是歲縣界有嘉
禾生一莖九穗因名之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
金刀故改為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為白水真人白水光武所居
鄉名也後望氣者蘇伯阿為王莽使至南陽遠望見舂陵郭喈

曰氣佳哉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

晉元帝神光之異 晉書

晉元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世祖武帝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籍藁如始刈及長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自有精曜顧眄燁如

秦主苻堅神光燭庭 晉書

前秦主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雄之子也祖洪徙石季龍從鄴家于永貴里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

漢主劉聰白光之異 晉書

前漢主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

後趙主石勒赤光滿室 晉書

後趙主石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

宋高祖神光照室 南史

宋高祖武皇帝劉裕字德興小字寄奴生時神光照室盡明是夕甘露降于墓樹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竒偉不事廉隅小節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臥講堂前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裕裕獨喜曰上人無妄言

宋武陵王生有光照室 南史

武陵王駿字休龍小字道人宋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英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十二年立為武陵王

梁武帝生有異光

南史

武帝以宋孝武大明元年歲次甲辰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喬宅初皇妣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遂產帝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項有浮光身映日無景兩鬢鬚鬚項上隆起有文左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造好籌略有文之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初為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謂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

梁元帝有紫胞之異

南史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初武帝夢眇目僧執香爐稱託生王宮既而帝母在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七年慢有風回裾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懷中遂孕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帝舉室中非常香有紫胞之異武帝奇之因賜采女姓阮進為脩容十三年封湘東王

陳宣帝生有赤光

南史

高宗孝宣皇帝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中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室少寬容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垂手過膝有勇力善騎射武帝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武帝子姪入侍武帝遣帝赴江陵累官為中書侍郎時有軍主李總與帝有舊每同游處帝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反乃見

帝是大龍便驚走他室魏平江陵遷于長安帝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魏道武夜有光明

北史

太祖道武皇帝諱珪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之子也母曰獻明賀皇后初因遷徙游於雲澤寢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歛然有感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七日生帝於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昭成大悅羣臣稱慶大赦告于祖宗保者以帝體重倍於常兒竊獨奇恠明年有榆生於歲胞之坎後遂成林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廣額大耳六歲而昭成崩

魏孝文神光照室

北史

高祖孝文皇帝獻文之太子也母曰李夫人皇興元年八月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氳和氣充塞帝絜白有異

晉書 魏肅宗有光照庭

北史

魏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帝之第二子也母曰胡克華永平三年三月景戌生於宣光殿之東北有光照於庭中

齊文宣赤光照室

北史

齊文宣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至於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歛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文宣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

者異之

周文帝黑氣覆身 北史

文帝宇文泰德皇帝之少子也母曰王氏初孕五月夜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寤以告德皇帝德皇帝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帝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及長身長八尺方額廣額美鬚髯髮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盤之形面色紫光人望而敬畏之少有六度不事家人生業輕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為務

周武帝神光照室 北史

高祖武皇帝文帝第四子也母曰叱奴太后魏大統九年生於同州有神光照室帝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文帝異之曰成吾志者此兒也

隋文帝紫氣充庭 北史

隋文帝楊堅武元皇帝楊忠之長子也皇妣曰呂氏以周大統七年六月癸丑夜生帝於馮翊波若寺有紫氣充庭時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乃將帝舍於別館躬自撫養母呂氏抱帝忽見頭上出角徧體起鱗墜帝于地尼自外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帝龍額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字長上短下沈深巖重初入太學雖至親昵不敢狎也

唐太宗慶雲龍見 事文類聚

唐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慶雲見瀰漫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館門之外水中經三日乃去

遼太祖生有異香 遼史

太祖姓耶律氏諱億字阿保機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刺部霞瀨
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德祖長子母曰宣簡皇后蕭氏唐咸通
十三年生初母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體如三
歲兒即能匍匐祖母簡獻皇后異之鞠為己子常匿於別幕塗
其面不令他人見三月能行醉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
有神人翼衛雖韶獻言必及世務時伯父當國疑輒咨焉既長
身長九尺豐上銳下目光射人關弓三百斤為撻馬猓沙里時
小黃室韋不附太祖以計降之伐越兀及烏古六奚比沙猓諸
部克之國人號阿主沙里

遼太宗生有神光遼史

太宗諱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子母淳欽皇后蕭氏
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白鷹人以為瑞

宋太祖赤光繞室宋史

太祖宣祖仲子也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於洛陽夾馬營赤
光繞室異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既長容貌雄偉器
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

宋太宗赤光如火宋史

太宗皇帝諱炅初名匡乂改賜光義太平興國二年改今諱宣
祖第三子也母曰昭憲皇后杜氏初后夢神人捧日以授已而
有娠遂生帝於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閭巷聞有異香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十月十七日甲辰也帝幼不群與他兒戲
皆畏服及長隆準龍顏望之知為大人儼如也

宋真宗赤光照室宋史

真宗諱恒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初太祖乾德五

年五星從鎮星聚奎明年正月后夢以裾承日有娠十二月二
日生于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左足指有文成天字幼英睿姿表
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於宮
中嘗登萬歲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
對曰由天命耳

宋英宗赤光滿室 宋史

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母仙遊縣君任氏仁宗明
道元年正月三日生於宣平坊第初王夢兩龍與日並墮以衣
承之及帝生赤光滿室或有黃龍游光中

宋神宗祥光照室 宋史

神宗聖孝皇帝英宗長子母曰宣仁皇后高氏慶曆八年四月
戊寅生于濮王宮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氣成雲八月賜名仲

鍼授率府副率後又三遷至右千牛衛將軍仁宗嘉祐八年侍
英宗入居慶寧

宋高宗赤光照室 宋史

高宗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韋氏大觀
元年五月乙巳生東京之大內赤光照室

宋孝宗紅光滿室 宋史

孝宗皇帝諱昚字元永太祖七世孫也初秀王王夫人張氏夢
人擁一羊遺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以建炎元年十月戊寅
生帝于秀州青衫舖之官舍紅光滿室如日正中

宋理宗赤光屬天 宋史

理宗安孝皇帝諱昀父希璠母全氏寧宗開禧元年正月癸亥
生帝于邑中虹橋里第前一夕父夢一紫衣金帽人來謁比寤

夜漏未盡十刻室中五采爛然赤光屬天如日正中既誕三日
家人聞戶外車馬聲亟出無所睹幼嘗晝寢人忽見身隱隱如
龍鱗

宋度宗赤光照室 宋史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諱禔太祖十一世孫父嗣榮王與芮
理宗母弟也理宗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於紹興府榮鄉初榮
文恭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汝孫然非汝家所有嗣榮王夫
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
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生室有赤光資識內慧七歲始言言
必合度理宗竒之及在位歲久無子乃屬意託神器焉

感異誕生

有感竒異懷孕誕生者

簡狄吞卵生契 史記

契與母曰簡狄為帝嚳少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
吞之因孕生契契長佐禹治水有功遂封於商

姜嫄踐跡生棄 史記

周古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
跡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牛馬
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
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呂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
名曰棄長為堯農師封於邠周之始祖也

脩己胸拚生禹 蜀書

絲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脩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
又吞神珠臆地胸拚而生禹於石紐其地名剡兒坪

母媪神遇生高祖前漢

漢高祖字季母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娠遂產高祖隆準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世代

先世傳代而來者

鴻荒世君名歲數 史記

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

人皇氏已後帝代 史記

上古人皇已後有五龍氏燧人氏大庭氏栢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

世系

國之祖系源流者

禹後傳越 吳越春秋

越之前君無余者夏禹六世孫少康之庶子初受封於越也禹父鯀者帝顓頊之後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為人所感因而妊孕剖脅而產為密家于西荒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帝堯之時遭洪水

滔滔四岳舉鯀用治水九載功不成舜乃殛鯀于羽山鯀投
于水化為黃龍因為羽淵之神舜與四岳舉鯀之子高密以治
水是為大禹

泰伯作吳 吳越春秋

吳之前君泰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為
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
其化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妊娠恐被淫泆之
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
于空渎之巷牛馬過者折易而避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
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翼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
為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
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梁稷黍禾藥麥豆稻各得其理堯

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斫
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
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嗣立後遭夏氏世
衰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
葦公劉避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
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脩公劉后稷之業績德行義為狄人
所慕董鬻戎姁而伐之古公事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以
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
公曰君子不以養害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
也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
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鬻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
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

雍雍一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妻大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勾吳

無壬繼越 吳越春秋

越之前君無余者禹之六世孫少康之庶子也初受封於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衆庶為編之民禹祝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嘯喋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脩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衆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

貢因共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夏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壬壬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闔閭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

魏先世系 北史

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舜命為田祖歷三代至秦漢獯鬻獫狁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

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
威振北方

魏祖始興 北史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鹿回
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敗失馬步走
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而不言賓後知大
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
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
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
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
樂四月祭天諸部君長皆來助祭唯白部大人觀望不至徵而
戮之遠近肅然

周文得璽為氏 北史

周文帝姓宇文氏名泰其先曰葛烏丸者雄武多算畧鮮卑奉
以為主及其裔孫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
以為天授已獨異之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并以為
氏

金祖源流 金史

金始祖至完顏部居久之其部人嘗殺它族之人由是兩族交
惡鬪鬪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
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始祖
曰諾廼自往諭之曰殺一人而鬪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
亂者一人部內以物納償汝可以無鬪而且獲利焉怨家從之
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犉牛十黃金

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鮮不得私鬪曰謹如約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備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并許歸六十之婦始祖乃以青牛為聘禮而納之并得其貲產後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曰注思板遂為完顏部人

元祖世代 元史

太祖其十世祖孛端義兒母曰阿蘭果火嫁脫奔咩哩捷生二子長曰博寒葛荅黑次曰博合觀撒里直既而夫亡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窻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產一子即孛端義兒也孛端義兒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癡獨阿蘭語人曰此兒非癡後世子孫必有大貴者阿蘭沒諸兒分家貲不及之孛端義兒曰貧賤富貴命也貲財何足道獨乘青白馬至八里屯阿賴之地居焉食飲無所

得適有蒼鷹搏野獸而食孛端義兒以緡設機取之鷹即馴狎乃臂鷹獵兔禽以為饌或闕即繼似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急里忽魯之野逐水草來遷孛端義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稍足一日仲尼忽思之曰孛端義兒獨出而無齋近者得無凍餒乎即自來訪邀與俱歸孛端義兒中路謂其兄曰統急里忽魯之民無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兄以為然至家即選壯士令孛端義兒帥之前行果盡降之孛端義兒殺子八林昔黑刺禿合必畜嗣生子曰咩撻篤敦妻曰莫挈倫生七子而寡莫挈倫性剛急時押刺伊而部有群小兒掘田間草根以為食莫挈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之所群兒輒敢壞之邪驅車徑出輾傷諸兒有至死者押刺伊而忿怨盡驅莫挈倫馬群以去莫挈倫諸子聞之不及被甲往

追之莫挈倫私憂曰吾兒不甲以往恐不能勝敵今子婦載甲
赴之已無及矣既而果為所敗六子皆死押刺伊而乘勝殺莫
挈倫滅其家唯一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諸積木中得免先是
莫挈倫第七子納真於八剌忽民家為贅壻故不及難聞其家
被禍來視之見病嫗十數與海都尚在其計無所出幸驅馬時
兄之黃馬三次掣套竿逸歸納真至是得乘之乃偽為牧馬者
詣押刺伊而路逢父子二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
此吾兄所擊者也趨前給其少者曰有赤馬引群馬而東汝見
之乎曰否少者乃問曰爾所經過有鳧鷹乎曰有曰汝可為吾
前導乎曰可遂同行轉一河隈度後騎相去稍遠刺殺之繫馬
與鷹趨迎後騎給之如初後騎問曰前射鳧鷹者吾子也何為
久臥不起耶納真以鼻衄對騎者方怒納真乘隙刺殺之復前

行至山下有馬數百牧者唯童子數人方擊髀石為戲納真熟
視之亦兄家物也給問童子亦如之於是登山四顧悄無來人
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嫗歸八剌忽之地止馬
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剌忽怯谷諸民共立為君海都既立以兵
攻押刺伊而臣屬之形勢寢大列營帳於八剌合黑河上跨河
為梁以便往來由是四傍部族歸之者漸衆

天助

臨危有非常之助者

漢高因大風得遁 事文類聚

項王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來折木發屋揚石楚軍大
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漢光武破敵 後漢

光武起兵徇下昆陽王莽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會戰諸將見尋邑兵勝反走入昆陽顧妻孥欲散去光武議曰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破一日之間諸部亦滅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光武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數百里諸將遽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為議成敗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光武乃使王鳳王常留守自與李軾等十三騎出城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幾不得出既至鄧定陵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物欲分留守之光武曰若破敵珍寶萬倍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不從遂圍之數十重積弩亂發矢下

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意氣甚逸光武遂與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里間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潢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筭舉之連月不盡

漢光武滹沱冰合 後漢

光武北徇薊王郎購得光武者十萬戶光武南走晨夜不敢入城邑官屬皆乏食乃自稱邯鄲使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饑爭奪之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給言邯鄲將軍至官屬皆失色光武升車欲馳去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傳中人遙語門者閉之門長曰天下詎可知而閉長者乎遂得南出晨夜兼行蒙犯霜雪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衆恐及至滹沱河候吏還報曰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大恐光武令王霸往視之霸恐衆驚欲且前即詭言冰堅可渡衆皆喜光武曰候吏果妄言也比至適遇冰合得過未畢數騎而陷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光武謂官屬曰王霸

權以濟事殆天瑞也

燕主慕容德漸凍 晉書

南燕主慕容德晉安帝隆安二年乃率戶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

金太祖指鞭涉濟 金史

太祖自將攻遼黃龍府庚子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後次混同江無舟上使一人道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後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熙宗天眷二年以黃龍府為濟州軍曰利涉蓋以太祖涉濟故也

金太祖乘風擊遼 金史

金太祖天輔初遼將都統蕭紇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于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鴨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鑒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凌道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于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逐至斡論樂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珍玩不可勝計

宋太祖掩雀 宋史

太祖學騎射輒出人上嘗試惡馬不施銜勒馬逸上城斜道額觸門楣墜地人以為首必碎太祖徐起更追馬騰上一無所傷又嘗與韓令坤博士室中雀闔戶外因競起掩雀而室隨壞漢初漫遊無所遇舍襄陽僧寺有老僧善術數顧曰吾厚贖汝北

往則有遇矣

元太祖反風敗乃蠻 元史

太祖伐蔑里乞部其部長脫脫戰于莫耶察山脫脫敗走八兒忽真隘既而復出為患帝帥兵討走之至是又會乃蠻部不魯欲罕約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來侵帝遣騎乘高四望知乃蠻兵漸至帝與汪罕移軍入塞亦剌合自北邊來據高山結營乃蠻軍衝之不動遂還亦剌合尋亦入塞將戰帝遷輜重於他所與汪罕倚阿蘭塞為壁大戰于關突壇之野乃蠻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既而反風逆擊其陣乃蠻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溝澗帝勒兵乘之乃蠻大敗是時札木合部起兵援乃蠻見其敗即還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縱掠而去

元憲宗渡海擒八赤蠻 元史

憲宗乃歸藩邸從征伐屢立奇功嘗攻欽察部其酋八赤蠻逃于海島帝聞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帝喜曰此天開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馳何以跪人為乃命囚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竄入于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今水回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浮渡者元軍屯沙江潮不至宋史

讓國

當立而讓避者

太伯二讓史記

吳太伯及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犇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立是為王季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夷齊讓國史記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曰天倫也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宋宣讓國左傳

魯隱公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

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宋襄讓國 左傳

僖公七年宋桓公有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鄭子良讓國 左傳

魯宣公四年鄭子公既弑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大者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豈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楚子西遜壬 左傳

魯昭公二十六年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楚公子郢辭立 左傳

魯哀公二年衛靈公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指在下君命祇辱夏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季扎讓歸延陵 吳越春秋

吳王諸樊元年已除喪讓季扎曰昔前王未薨之時嘗晨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扎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扎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扎謝曰夫適長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太王改

為季歷二伯來入荆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扎復謝曰昔曹公卒庶存適亡諸佗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扎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扎季扎不受而耕於野吳人舍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扎乃封季扎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十七年餘祭卒餘昧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扎季扎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昧子州于號為吳王僚也

吳季子不立 吳越春秋

吳子壽夢二十五年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

曰餘昧次曰季扎賢壽夢欲立之季扎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欲傳國及扎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扎臣誠耕於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志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于季扎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政

宋目夷遜兄 說苑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目夷公愛之而欲立之茲父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及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衛是司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任公不許彊以請公許之將立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東海王願備藩國 後漢

東海恭王彊母曰郭皇后漢光武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感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遂回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帝崩明帝即位彊病臨命上疏謝天子覽書悲慟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帝追惟彊深執謙儉時詔東海傳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遺送之

物務從約省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宋王讓儲位唐書

宋王憲睿宗嫡長欲立為太子而楚王有大功故久不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因涕泣固讓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定社稷功不宜更議帝嘉憲讓遂許之

革命

應天順人改革天命者

成湯伐桀踐位史記

夏桀為虐政滯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

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徃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母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娥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伊尹報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平定海內

武王伐紂施政史記

武王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乃作大誓告

于衆庶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群臣告語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

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王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宋太祖受禪

宋史

周恭帝即位趙太祖改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顯德七年春北

漢結契丹入寇命出師禦之次陳橋驛軍中知星者苗訓引門
吏楚昭輔視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夜五鼓軍士集
驛門宣言策點檢為天子或止之衆不聽遲明逼寢所太宗入
白太祖起諸校露刃列于庭曰諸軍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未
及對有以黃衣加太祖身衆皆羅拜呼萬歲即掖太祖乘馬太
祖攬轡謂諸將曰我有號令爾能從乎皆下馬曰唯命太祖曰
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輩不得驚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
侵陵朝廷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責違即擊戮汝
諸將皆載拜肅隊以入副都指揮使韓通謀禦之王彥昇遽殺
通於其第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乃退居公署有頃諸
將擁宰相范質等至太祖見之嗚咽流涕曰違負天地今至于
此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按劍厲聲謂質等曰我輩無主今

曰須得天子質等相顧計無從出乃降階列拜召文武百僚至
晡班定翰林承旨陶穀出周恭帝禪位制書于袖中宣徽使引
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

符璽

帝王之寶

漢高祖得秦璽 事文類聚

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璽及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
曰傳國璽

漢光武受傳國璽 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赤眉餘衆南向宜陽帝自將征之幸宜陽親勒
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卒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
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遣使乞降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

綬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止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

蜀先主得玉璽蜀書

漢獻帝末年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至休獻玉璽璽濟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琅琊歸璽晉書

晉武帝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青氣占者以為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琊即武王也及吳之亡上流實先至建鄴而孫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琊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

晉元帝神璽出見晉書

晉元帝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為中興之象焉

梁武帝得行璽南史

梁武帝微時有人指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於所住堂內得璽一枚文曰皇帝行璽又得異錢文為北斗星雙刀雙貝及有人形帶劍焉

太武帝鄴城得玉璽北史

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四月戊子毀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
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
受漢傳國璽

魏文苑中獲方玉印 北史

魏文成帝興安二年八月戊戌詔曰朕即位以來風雨順序邊
方無事衆瑞兼呈又於苑內獲方寸玉印其文曰子孫長壽群
公卿士咸曰休哉豈朕一人克臻斯應寔由天地祖宗降祐之
所致也思與兆庶共茲嘉慶

宋真宗作寶璽 事文類聚

真宗乾興中作受命寶曰恭膺天命之寶嘉祐八年英宗即位
作受命寶命歐陽脩篆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宋哲宗得璽公麟能辨 宋史

李公麟字伯時宋哲宗時歷官至御史檢法好古博學長於詩
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測款識闡
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宋哲宗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
儒議言人人殊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蚓鳥
魚為文著帝王受命之符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瑀
法中絕此真秦李斯所為不疑議由是定

宋寧宗得寶璽 事文類聚

宋寧宗嘉定年間勅迺者山東河北連城慕義爰致殊方效順
肅奉玉寶來獻于京質理溫純篆刻精古文曰皇帝恭膺天命
之寶暨厥圖冊登載燦然實惟我祖宗之舊繼獲玉檢其文亦
同

元成宗授璽 元史

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帝崩四月成宗即位先是御史中丞崔彥得玉璽于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徽仁裕聖皇后至是手授於成宗

詔令

帝王布命令於天下者

漢高祖求賢前漢

高祖十一年二月下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公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止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文帝詔短喪前漢

文帝後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發民哭臨宮

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武帝欲聞大道至極之論前漢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繫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漢武帝詔褒卜式前漢

漢武帝時卜式上書求佐軍帝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

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齊相雅行躬耕隨牧蓄番輒分昆弟更造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今又首奮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

漢武帝詔封公孫弘為侯前漢

武帝元朔中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

漢武帝詔封公孫弘後前漢

武帝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

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臧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昭帝褒封張安世 前漢

漢昭帝時張安世字子儒為右將軍光祿勳帝下詔曰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寧夫親親任賢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

漢宣帝褒美王成 前漢

漢宣帝時王成為膠東相治甚有聲帝先褒之地節三年下詔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

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効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

漢成帝詔減死刑 萬年龜鏡

前漢成帝河平年中下詔曰甫刑云五行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繁多百有餘萬言竒請它皆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使條奏之 出前漢刑志

漢元帝詔復周堪張猛 前漢

元帝以周堪張猛既左遷後三歲餘孝宣廟闕災其晦日有蝕之於是上詔諸前言日變在堪猛者責問皆稽首謝乃因下詔

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之命而傳朕資質淑茂道術通明論議正直秉心有常發憤悃信有憂國之心以不能阿尊事貴孤特寡助抑厭遂退卒不克明往者衆臣見異不務自脩深惟其故而反矐昧說天託咎此人朕不得已出而試之以彰其材堪出之後大變仍臻衆亦嘿然堪治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詠頌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之知人而朕有以自明也俗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或引幽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陷之朕亦不取也朕迫于俗不得專心乃者天著大異朕甚懼焉今堪年衰歲暮恐不得自信排於異人將安究之哉其徵堪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漢光武詔受符璽

後漢

光武建武三年閏正月己酉詔曰群盜縱橫賊害元元盆子竊尊號亂惑天下朕奮兵討擊應時崩解十餘萬衆束手降服先帝璽綬歸之王府斯皆祖宗之靈士人之力朕曷足以享斯哉其擇吉日祠高廟賜天下長子當為父後者爵人一級二月己未祀高廟受傳國璽

漢光武詔贍窮民

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春正月辛酉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漢光武詔省減吏員

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今百

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漢光武詔舉賢良方正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冬十月丁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疆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法度

漢光武詔減田租後漢

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漢光武詔民薄葬後漢

光武建武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至子富者奢僭貧者單財法令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乃知其咎其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弟薄葬送終之義

漢光武詔有司脩職後漢

光武建武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曰吾德薄致災謫見日月戰慄恐懼夫何言哉今方念愆庶消厥咎其令有司各脩職任奉遵法度惠茲元元百僚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聖

漢光武詔勿獻異味後漢

光武建武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道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

費過所其令太官勿復受明勅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漢光武詔吏人脩德後漢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九月戊辰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人朕甚懼焉

漢光武遺詔從約後漢

光武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二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遣吏及因郵奏

漢明帝詔公卿輔弼後漢

明帝中元二年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

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冰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

漢明帝詔勸督農桑後漢

明帝永平二年春正月癸巳詔曰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蟻以及螿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漢明帝詔求直言後漢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有

善政日月薄蝕彗孛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下生
愁墊雖夙夜勤恩而智能不逮昔楚莊無災以致戒懼魯哀禍
大天不降譴今之動變儻尚可救有司勉思厥職以匡無德古
者卿士獻詩百工箴諫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漢明帝詔親耕籍田後漢

明帝永平四年春二月辛亥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漢舊儀曰

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太牢百官皆從皇帝親執耒耜而耕天子三推三公五孤卿十大夫十二庶人終故乃致籍田倉置宗廟以為祭盛地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群司積精禱

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奉有司勉遵時政平刑罰

漢明帝詔獲寶鼎後漢

明帝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寶鼎廬江太守獻之夏四月甲

子詔曰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以象物使人知神姦不逢惡氣
遭德則興遷于商周周德既衰鼎乃淪亡祥瑞之降以應有德
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茲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
邪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先帝詔書禁人上
事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
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蚩也

漢明帝詔日食引咎後漢

明帝永平八年冬十月之既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
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其灾尤大春秋圖讖所謂至謹永思厥
咎在予一人群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
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更黠
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

飛蓬隨風微子所歎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漢明帝詔賜貧人開學校後漢

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令司
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
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是歲大有年為四姓小
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袁宏漢紀曰平中弟尚儒學自皇太
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
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漢明帝詔禁游食後漢

明帝永平十二年五月丙辰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
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
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宰兼
於一奠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絕命於此豈

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眾有司
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明帝詔築汴渠成後漢

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汴渠成辛巳行幸滎陽巡行河渠乙
酉詔曰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
侵日月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漭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
望不知綱紀今交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
它役又或以為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疆則右隄傷左
右俱疆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壅塞
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
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立之北
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繫牲以禮河神東過洛汭歎禹之績今五

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漢明帝詔存恤鰥寡

後漢

明帝永平十三年冬十月壬辰晦日有食之三公免冠自劾制曰冠履勿劾災異屢見咎在朕躬憂懼遑遑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使君上壅蔽下有不暢乎昔衛有忠臣靈公得守其位今何以和穆陰陽消伏災譴刺史太守詳刑理冤存恤鰥孤勉思職焉

漢明帝制以祥瑞告廟

後漢

明帝永平十七年三月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西南夷哀牢僭耳樵僥槃木白狼動黏諸種前後慕義貢獻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懷遠祥物顯應乃並集朝堂

奉觴上壽制曰天生神物以應王者遠人慕化實由有德朕以虛薄何以享斯唯高祖光武聖德所被不敢有辭其敬舉觴太常擇吉日策告宗廟

漢章帝詔任勲臣

後漢

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明皇帝第五子也顯宗崩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趙意三世在位為國元老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意為太傅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漢章帝詔勸勉農桑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勸農桑弘致勞來群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湏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章帝詔方正直言

後漢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甲寅山陽東平地震已巳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

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章帝詔禁僭侈

後漢

章帝建初二年春三月辛丑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禮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能照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漢章帝詔崇儒術

後漢

章帝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道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衰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

亦別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
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
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

漢章帝詔聽民徙界就田

後漢

五年二月甲戌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
察春燥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
今貴饑色自牛疫已來穀食連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
割以為負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它界就饒者悉聽之到在
所賜給公田為顧耕傭賃種餽賞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
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漢章帝詔秋冬理獄

後漢

章帝元和元年秋七月丁未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

丙華長短有數自往者一獄已來掠考多酷鉗鑽之屬慘苦
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
獄明為其禁

漢章帝詔蠲禁錮

後漢

章帝元和元年十二月壬子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犯罪禁至三屬
莫得垂纓士官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
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
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漢章帝詔優尊年

後漢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耕於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悌
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勉率農功

漢章帝詔給孤窮 後漢

章帝元和三年春正月乙酉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憫
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
能養食者粟給如律

漢章帝詔祗畏嘉祥 後漢

章帝章和元年七月壬戌詔曰朕聞明君之德啓迪鴻化緝熙
康乂光照六幽訖惟人面靡不率俾仁風翔于海表威靈行乎
鬼區然後敬恭明祀膺五福之慶獲來儀之貺朕以不德受祖
宗弘烈乃者鳳凰仍集麒麟並臻甘露宵降嘉穀滋生芝草之
類歲月不絕朕夙夜祗畏天無以彰于先功

漢和帝詔吏試職 後漢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
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命試之以
職乃得充選

漢和帝詔致興蝗之咎 後漢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師蝗吏民言事者多歸責有司詔曰蝗
蟲之異殆不虛生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言事者專咎自下非
助我者也朕寤寐惻矜思弭憂懼昔楚嚴無災而懼成王出郊
而反風何以匡朕不逮以塞災變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
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

漢安帝詔求直言後漢

安帝永初五年閏三月戊戌詔曰朕以不德奉郊廟承大業不
能興和降善為人祈福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夏戎事不
息百姓匱乏疲於徵發重於蝗蟲滋生害及成麥秋稼方收甚
可悼也朕以不明統理失中亦未獲忠良以毗闕政傳曰顛而
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彼相矣公卿大夫將何以匡救濟斯
艱危承天誠哉蓋為政之本莫若得人褒賢顯善聖制所先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思得忠良正直之臣以輔不逮其令三公
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萬正有道術達於
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行與衆卓異者并遣詣
公車朕將親覽焉

漢安帝詔旱蝗之害後漢

安帝元初二年五月甲戌詔曰朝廷不明庶事失中災異不息
憂心惶懼被蝗以來七年于茲而州郡隱匿裁言須臾今群飛
蔽天為害廣遠所嘉嘉寧相副邪三司之職內外是監既不奏聞
又無舉正天災至重欺罔辜大今方盛夏且復假貸以觀厥後
其務消救災責安輯黎元

漢安帝詔禁吏害民後漢

安帝元初四年秋七月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

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
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
者有司顯明其罰

漢順帝詔復宗室 後漢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先帝聖德享祚未永早棄鴻
烈姦慝緣間人庶怨讟上干和氣疫癘為災朕奉承大業未能
寧濟蓋至理之本稽弘德惠蕩滌宿惡與人更始其大赦天下
宗室以罪絕皆復屬籍其與閭顯江京等交通者悉勿考勉修
厥職以康我民

漢順帝詔赦天下 後漢

順帝永建四年春正月丙寅詔曰朕託王公之上涉道日寡政
失厥中陰陽氣隔寇盜肆暴庶獄彌繁憂悴永歎疾知疾首詩

云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三朝之會朔旦立春嘉與海內洗心自
新其赦天下從甲寅赦令以來復秩屬籍三年正月以來還贖
其閭顯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務崇寬和敬順時令
遵典去苛以稱朕意

漢順帝詔百僚陳得失 後漢

孝順皇帝永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
典籍所忌震食為重今日變方逐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
應群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漢冲帝詔李固為太尉 事文類聚

漢冲帝時詔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
固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

漢質帝詔有司崇寬 後漢

質帝本初元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昔堯命四子以欽天道鴻範九疇休咎有象夫瑞以和降異因遜感禁微應大前聖所重頃者州郡輕慢憲防競逞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或以喜怒驅逐長吏恩阿所私罰枉仇隙至今守闕訴訟前後不絕送故迎新人離其害怨氣傷和以致災眚書云明德慎罰方春東作育微敬始其勃有司罪非殊死且勿索驗以崇在寬

漢質帝詔掩骼賑民

後漢

質帝本初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夷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况我元元嬰此困毒方春戒節賑濟之庾掩骼埋胔之時其調比郡見穀出粟窮弱收葬枯骸務加埋卹以緝朕意

漢質帝詔明經詣學

後漢

質帝本初元年夏四月庚辰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漢和帝詔舉孝廉

後漢

孝桓皇帝本初元年秋七月丙戌詔曰孝廉庶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恒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徵發庶望群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賦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白守

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漢桓帝詔徙邊者歸郡後漢

桓帝建和三年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君道得於下則休祥著乎上庶事失其序則咎徵見乎象間者日食毀缺陽光晦暗朕祗懼潛思匪遑啓處傳不云乎日食脩德月食脩刑昔老章帝愍前世禁徙故建初之元並蒙恩澤流徙者使還故郡沒入者免為庶民先皇德政可不務乎其自永建元年迄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

漢桓帝詔貧者給葬後漢

桓帝建和三年十一月甲申詔曰朕攝政失中災眚連仍三光不明陰陽錯序監寐寤歎疾如疾首今京師廝舍死者相枕郡

縣阡陌處處有之甚違周文掩骼之義其有家屬而貧無以葬者給直人三千喪主布三匹若無親屬可於官塋地葬之

漢桓帝詔損輿服侈制後漢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癸卯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降必不空發勅已修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省損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漢桓帝詔賞宦寺功後漢

桓帝延熹二年八月壬午詔曰梁冀姦暴濁亂王室孝質皇帝聰敏早茂冀心懷忌畏私行殺毒永樂太后親尊莫二冀又逼絕禁還京師使朕離母子之愛隔顧復之恩禍害深大罪釁日滋賴宗廟之靈及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尚書令尹勳等激憤建策內外協同漏刻之間桀逆梟夷斯誠社稷之祐

臣下之力宜班慶賞以酬忠勲

唐睿宗詔封劉幽求 唐書

唐睿宗時劉幽求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猷代威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昨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

遼道宗即位求言 遼史

遼道宗即位之初詔下朕以菲德託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賦歛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為愆卿等其體朕意

遼道宗詔直言無諱 遼史

遼道宗即位之元年冬十二月詔左夷離畢曰朕以眇冲獲嗣大位夙夜憂懼恐弗克任欲聞直言以匡其失今已數月未見所以副朕委任股肱耳目之意其令內外百官比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諭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太宗褒贈孔氏 宋史

太祖乾德中以孔子四十四代孫孔宜舉進士不第詣闕上書及述其家世後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庶隅亟歷官職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胄可

寧宗詔天下維持正道 宋史

寧宗即位時韓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偽學之目以擯之寧宗遂命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宄包藏禍心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朕獲承慈訓膺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弗迪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譽舛迤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汝瑕玼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將徂于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抵宜各改視回聽毋復惜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毋赦

元世祖詔諭安南 元史

安南國古交趾也世祖中統四年詔曰卿既委質為臣其自中統四年為始每三年一貢可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光香金銀朱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仍以訥刺丁充達魯花赤佩虎符徃來安南國中

元世祖詔建大號 元史

世祖至元八年十一月乙亥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

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者宿請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千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元文宗務明治體元史

文宗詔曰昔我祖宗睿知聰明其於致理之道自然生知朕以統緒所傳實在眇躬夙夜憂懼自惟早歲跋涉艱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

日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陳說於前使朕樂於聽聞

元順帝冊奇氏為后元史

順帝后完者忽都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剌至正二十四年七月孛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莫寧下令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木兒怒嗾監察御史武起宗言后外撓凶政為帝且遷后出于外帝不答二十五年三月遂矯制幽于諸色總管府人其黨姚伯顏不花守之四月庚寅孛羅帖木兒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后仍回幽所後又數納美文於孛羅帖木兒至百日始還宮及孛羅帖木兒死召皇太子還京后傳旨令擴廓帖木兒以兵擁皇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帖木兒知其意至京城三十里外即遣軍還營皇太子復御之事見擴廓帖木兒傳會伯顏忽都皇后崩十二月

中書省臣奏言后宜正位中宮帝不答又奏改資正院為崇政院而中政院亦兼主之帝乃授之冊寶其冊文曰坤以承乾元人道莫先於夫婦后以母天下王化實始於家邦典禮之常古今攸重咨爾肅良合氏篤生名族來事朕躬儆戒相成每勤於夙夜恭儉率下多歷於歲年既發祥元子於儲闈復流慶祿枝於甲觀眷若中宮之位允宜淑配之賢宗戚大臣况僉言而敷請掖庭諸御咸傾望以推尊乃屢遜辭尤可嘉尚今遣攝太尉某持節授以玉冊玉寶命爾為皇后於戲慎修壺政益勉爾輔佐之心昭嗣徽音同保我延洪之福其欽寵命以衍壽祺二十八年從帝北奔

建立

建立後嗣者

齊景公立子荼 左傳

魯哀公五年齊景公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如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景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公子荼寘群公子於東鄙之萊邑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闔閭議立太子 吳越春秋

吳王闔閭召伍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之子夫差闔閭曰夫差遇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

蓋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闔閭曰寡人從子立夫蓋為太子

先主冊立太子禪 蜀書

蜀先主為漢中王立子禪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群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

晉文立炎 晉書

晉文帝昭以景帝師為宣帝懿之嫡早世無後文帝以炎弟攸為嗣特加愛異自謂攝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吾何與焉將議立世子屬意於攸何苗等固爭曰

中樞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又以問山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怕必由之太子位由是遂定立炎

後趙主季龍立世子齊公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為嗣劉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處矣

魏明元訪崔浩立太武 北史

魏明元帝時崔浩拜博士祭酒帝恒有微疾而災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崔浩曰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少野朕疾疹彌年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其為我設圖後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遺諸憂慮恬神保和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承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愛仗者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帝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為顧社稷之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諱年漸一紀明氣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甚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大成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與

衰存亡勢不由此帝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

周文聽李遠立嫡北史

李遠周文時拜大將軍除尚書左僕射周文嫡嗣未建明帝居長已有成德孝閔處嫡年尚幼冲乃謂群公曰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馬有疑大司馬即獨孤信明帝敬后父也衆未有答遠曰立子以嫡不以長略陽公為嗣公何疑焉若以信為嫌請即斬信便起拔劍周文亦起曰何事至此信又自陳說遠乃止於是群公並從遠議遠出外拜謝信曰臨大事不得不爾信亦謝遠曰今日賴公決此大議

唐太宗立晉王唐書

唐太宗時長孫無忌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太宗欲立晉王未

決坐兩儀殿群臣已罷獨留無忌房玄齡李勣言東宮事因曰
我三子一弟未知所立吾心亡聊即投牀取佩刀自向無忌等
驚爭抱持奪刀授晉王而請帝所欲立帝曰我欲立晉王無忌
曰謹奉詔異議者斬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帝復
曰公等與我意合天下其謂何答曰王以仁孝聞天下久矣固
無異辭有如同臣負陛下自死於是遂定

唐太宗命遂良定策立晉王 唐書

褚遂良字登善累遷起居郎後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太宗
既廢太子承乾魏王泰間侍帝許立為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
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為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
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
為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為嗣復寵
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
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為
皇太子

高宗立重潤為皇太孫 唐書

懿德太子重潤中宗為皇太子時生東宮高宗喜甚乳月滿為
大赦天下改元永淳是歲立為皇太孫開府置官屬帝問吏部
侍郎裴敬彝郎中王方慶對曰禮有嫡子無嫡孫漢魏太子在
子但封王晉立懿懷子為皇太孫齊立文惠子為皇太孫皆居
東宮今有太子又立太孫於古無有帝曰自我作古若何對曰
禮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者昭穆同也陛下肇建
皇孫本支千億之慶帝說

晉高祖立重貴 五代史

晉出帝父石敬瑭高祖兄也為唐莊宗騎將早卒高祖以其子重貴為子高祖六子五皆早死而重睿幼故重貴得立重貴少而謹厚善騎射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高祖為契丹所立謀以一子留守太原契丹使盡出諸子自擇之指重貴曰此眼大者可也

前蜀主王建廢長立幼五代史

前蜀主王建時太子元膺死而鄭王宗衍最幼建第十一子也其母徐賢妃衍為人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自見耳頗知學問能為浮艷之詞建以幽王宗輅貌類已信王宗傑於諸子最材賢欲於兩人擇立之而徐妃專寵建老昏老妃與宦者唐文宸教相士言衍相最貴又諷宰相張格贊成之衍由是得立為太子

吳越王錢鏐議嗣五代史

吳越國王錢鏐時初鏐子元瓘字明寶少為質於田頔頔叛於吳楊行密會越兵攻之頔每戰敗歸即欲殺元瓘頔母嘗蔽護之後頔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郎是日頔戰死元瓘得歸鏐卧病召諸大將告之曰吾子皆愚懦不足任後事吾死公等自擇之諸將泣下皆曰元瓘從王征伐最有功諸子莫及請立之鏐乃出筦鑰數篋召元瓘與之曰諸將許爾矣鏐卒元瓘立襲封吳越國王王冊金印皆如鏐故事

金世宗冊立皇孫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四月詔賜皇孫名璟五月拜尚書右丞相世宗謂曰宮中有輿地圖觀之可以具知天下遠近阨塞又謂宰臣曰朕所以置原王於近輔者欲令親見朝廷議論習知政

事之體故也十一月詔立為皇太孫稱謝於慶和殿世宗諭之曰爾年尚幼以明德皇后嫡孫惟汝一人試之以事甚有可學之資朕從正立汝為皇太孫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行正養德勿近邪佞事朕必盡忠孝無失眾望則惟汝嘉二十七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孫冊赦中外丁巳謁謝太廟及山陵始受百官綫賀

宋真宗用陳執中言立儲 宋史

宋真宗春秋高未建儲君大臣莫敢言者時衛尉寺丞陳執中進演要三篇以蚤定天下根本為說翌日帝以他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又有善於此者出之迺演要也因召對便殿勞問久之擢右正言逾月遂立皇太子

宋高宗立伯琮為皇子 宋史

高宗紹興十三年詔立貴妃吳氏為皇后初伯琮以宗子召入宮命張氏育之后時為才人亦請得育一子於是得伯玖更名璩中外議頗籍籍張氏卒併育于后后視之無間伯琮性恭儉喜讀書帝與后皆愛之封普安郡王后嘗語帝曰普安真天日之表也帝意決立為皇子封建王出璩居紹興高宗內禪手詔后稱太上皇后遷居德壽宮孝宗即位上尊號曰壽聖太上皇后

宋光宗聽汝愚策立嘉王 宋史

宋光宗紹熙四年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五年春孝宗不豫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閣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韓侂胄傳旨云宰相執並出

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令宰執復入汝愚等乃還第
六月丁酉夜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
其劄不上次日早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
過北內至日昃不出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
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玘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
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若皇帝不出百
官相與慟哭于宮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
以皇帝有疾躉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
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
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
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疑丁
未宰臣已不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

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
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
事歲久念欲退閑汝愚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
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
郭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議遂定汝愚
與徐誼葉適謀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重華宮提
舉關禮見而問之侂胄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
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
乎憲聖曰此非汝所知理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
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
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
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不去去將如天下何願

聖人三思憲聖問仇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仇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仇胄復命汝愚使郭杲等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宣贊舍人傳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群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閑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太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又奏

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簾前面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愚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眾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

定都

定國之可都者

魏孝文南遷都洛陽

北史

魏孝文帝車駕南伐加李冲輔國大將軍統眾翼從自發都至洛陽霖雨不霽仍詔六軍發軫孝文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群臣

稽顙於馬首之前孝文曰今大軍將邁公等更欲何云冲進請
曰發都淫雨士馬困弊矜喪反旆於義為允孝文曰已至於此
何容停駕冲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敢以死請孝文大
怒曰方欲經營宇宙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
言策馬將出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
泣諫孝文乃喻群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勤而無成何以示後若
不南鑾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幾亦時矣王公等以為何如
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遷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
如右前南安王禎進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行見至德
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
都中士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請
上安聖躬下慰人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之願亦蒼生

幸甚群臣咸唱萬歲孝文初謀南遷恐眾心戀舊乃示為大舉
因以脅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
南征無敢言者於是定都洛陽

梁末帝即位東都 五代史

梁郢王友珪鳳歷元年二月駙馬都尉趙巖至東都朱友貞私
與之謀遣馬慎交之魏州見楊師厚計事師厚遣小校王舜賢
至洛陽告左龍虎統軍袁象先使討賊是時懷州龍驤屯兵叛
方捕索之友貞乃偽為友珪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皆還
洛陽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欲盡坑之諸將
皆泣莫知所為友貞曰先皇帝經營王業三十餘年今日尚為
友珪所殺汝等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畫像示諸將而泣曰汝
能趨洛陽擒逆賊則轉禍為福矣軍士皆呼萬歲請友貞為主

友貞乃遣人趣象先等以禁兵討賊友珪死杜曉見殺象先遣趙巖持傳國寶至東都請友貞入洛陽友貞報曰夷門太祖所以興王業也北拒并汾東至淮海國家藩鎮多在東方命將出師利於便近是月友貞即位於東都是為末帝

元世祖都燕

元史

霸突魯從世祖征伐為先鋒元帥累立戰功世祖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大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世祖憮然曰非卿言我幾失之已未秋命霸突魯率諸軍由蔡伐宋且移檄諭宋沿邊諸將遂與世祖兵合而南五戰皆捷遂渡大江傳于鄂會憲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構亂和林世祖北還留霸突魯總軍務以待命世祖至開平即位還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

封建

以國土封建諸侯王者

無余封越

吳越春秋

禹崩傳位與相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啓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子也啓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啓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

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周武王大封諸侯史記

周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藺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祀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成王削桐封叔虞史記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高帝立佗為南越王史記

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尉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

毋為南邊患害

漢光武封功臣後漢

光武建武二年春正月庚辰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下詔曰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須臾之欲忘慎罰之義惟諸將業遠功大誠欲傳於無窮宜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其顯效未酬名籍未立者大鴻臚趣上朕將差而錄之博士丁恭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諸侯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乃遣謁者即授印綬策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敬之戒之傳爾子孫長為漢藩

宋神宗詔封太祖諸孫宋史

宋神宗熙寧中劉放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放議

朝會

朝會諸侯百官者

齊侯如晉行朝禮左傳

魯成公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微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德光慕 國儀物 五代史

遼太宗耶律德光將視朔有司給趙延壽貂蟬冠張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為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齋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

元世祖宮闕告成受賀 元史

世祖至元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宮闕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諸王百官朝賀高麗國王王植遣其少卿李義孫等來賀兼奉歲貢

封禪

如封泰山禪梁父之類

禹封泰山禪會稽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秦始皇封泰山禪梁甫王者受命必封禪封者增高也禪者增厚也皆刻石紀號著已之功績

玄宗封泰山 唐書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庚寅封于泰山辛卯禪于社首

崇儒

崇重儒道者

魯哀公以百戶守孔廟 家語

魯哀公十七年仍堂第立廟俾百戶守之

漢高帝詔先謁夫子而從政 家語

漢高帝十二年詔諸侯王卿相至郡先謁孔子廟而後從政

漢明帝幸魯 後漢

漢明帝幸魯祠仲尼及七十二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說經

漢章帝尊師 後漢

漢章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宗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漢安帝賜帛 後漢

漢安帝幸太山柴告岱宗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

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漢靈帝正五經立石 後漢

靈帝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學門外

漢獻帝陞用儒生 後漢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甲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賜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耆儒年踰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長委農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

文帝詔封孔子後 魏書

魏文帝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悽悽焉遑遑焉欲屈己以在道貶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襄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居學者

武帝幸辟雍行鄉飲禮 晉書

晉武帝泰始六年十一月幸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賜太常博士

學生帛牛酒各有差

秦符堅修學宮 晉書

秦主符堅廣修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

秦符堅臨太學 晉書

秦主符堅親臨太學考學生經義優劣品而第之問難五經博士多不能對堅謂博士王寔曰朕一月三臨太學黜陟幽明躬親獎勵固敢勸違庶幾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墜漢之二武其可追乎寔對曰自劉石擾覆華畿二都鞠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墳籍滅而莫紀經淪學廢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撥亂道隆虞夏開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風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漢之二武焉足

論哉堅自是每月一臨太學諸生競勸焉

宋文帝興學校 南史

宋文帝好儒雅元嘉十六年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佐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宋孝武詔建文廟 南史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開建仲尼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梁元帝封孔氏族 南史

梁孝元帝承聖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求魯國孔氏族為奉聖侯并繕廟堂供備祀典

魏道武興學校 北史

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為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子立教授博士

魏孝文詔祭孔子務盡祭敬 家語

東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曰尼父稟達聖賢之資體生知之德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者祠典浸廢禮章殄滅遂致女巫妖覡淫進非禮殺牲鼓舞倡優媒狎豈所以尊明神敬聖道者哉今後祭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人合雜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祀如常禮犧牲粢盛務盡黜滌臨事致敬令肅如也

唐太宗禮賢致治 唐書

唐高祖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寇亂稍平乃鄉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於是下教以德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參軍事李守素王府記室參軍事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簽蘇勗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權略前載無常禮之間命閻立本圖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天下所慕向謂之登瀛洲

唐太宗升孔子為先聖 家語

唐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葉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別祀周公於是罷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顏子配

唐中宗置大學士 唐書

唐中宗景龍二年始於脩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大學士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义岑羲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並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粉蘭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

唐玄宗贈七十子爵 家語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謚孔子為文宣王衣衾冕二京及州縣學孔子始皆南向先是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圖于廟壁至是皆贈爵有差

唐德宗雅尚儒臣 事文類聚

唐德宗雅尚文雅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移院於金鑿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而出

周祖下拜宣聖墓 家語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至兗幸廟再拜或言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帝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安得不拜登墓復拜

周祖因夢躬詣闕拜奠 家語

後周太祖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帝曰明日當得城及旦帝曰夢兆如此可不務乎遂督衆攻城及午陷之取委巷入適夫子廟在帝豁然曰昨夢殆夫子乎不然何路與廟會因駐蹕升堂瞻像一如夢中所見感喜下拜遂躬幸闕因拜奠詔留所奠銀酒器及鑪於廟復幸聖林拜墓勅所屬葺祠宇禁樵採

遼太祖建孔子廟 遼史

遼義宗名倍太祖長子幼聰敏好學外寬內執神冊元年春立為皇太子時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

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金熙宗祭孔廟再拜 金史

金熙宗皇統元年三月戊午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己未上宴群臣于瑤池殿適宗弼遣使奏捷侍臣多進詩稱賀帝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宋金著先謁聖廟之令 家語

宋太宗淳化四年從監庫使臣請先聖廟六衙朔望焚香高宗紹興十四年十月勅州縣文臣到官詣學謁先聖方許視事寧

宗嘉泰中詔武臣理合一體金天德中勅職官到任先詣宣聖廟拜奠訖方許詣以次神庫著之令

宋朝累給田學充祭家語

宋真宗祥符元年賜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添賜田一百大頃八年三月十六日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百頃撥二十頃廟學贍生員二十頃充歲時祭祀十頃置殿庭簾幙什物其五十頃歲收出糶脩葺祠宇

歷代封孔子之後家語

漢高帝過魯祠孔子封九世孫孔騰為奉嗣君歷代踵行之至元魏孝文帝始詔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仍世襲宋太宗嘗問十四代孔宜歷世之數宜以實對上嘆曰家世有如此者乎仁宗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宋英宗求儒生為主壻宋史

師約字君授少習進士業英宗欲求儒生為主壻命宰相召王克臣諭旨令師約持所為文至第明日獻賦一編即坐中賦大人繼明詩遂賜對選為駙馬都尉尚徐國公主授左衛將軍面賜玉帶又賜九經筆硯勉之進學

宋英宗敬師宋史

英宗四歲仁宗養於內寶元二年豫王生乃歸濮邸帝天性篤孝好讀書不為燕嬉褻慢服御儉素如儒者每以朝服見教授曰師也敢弗為禮

唐宋賜孔子袞冕家語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正孔子南面坐內出袞冕衣之然其後先聖與門人通服袞宋徽宗崇寧四年下太常考正文宣王冠

服加冕十二旒服九章仍賜鎮圭同王者之儀

宋理宗詔議胡瑗十人從祀宋史

理宗端平二年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脩周敦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

元世祖納諫修雅樂元史

元世祖時姚樞為大司農常奏曰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人爭求襲爵訟之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曲阜有太常雅樂憲宗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負闕克補無輟隸習且陛下闕聖賢之後詩書不通與凡庶等既命洛士楊庸選孔頴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教之乞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材待聘風動四方之美王鏞

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使不致崩壞皆從之

德輝闕道元世祖元史

元世祖歲戊申春釋奠真定府經歷張德輝致胙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德輝對曰孔子為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脩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

元世祖釋奠元史

世祖詔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時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

元武宗加封孔子徽號元史

大德十一年五月甲申武宗即位秋七月辛巳詔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可謂祖述

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嗚呼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仰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茲神化佑我皇元主者施行

元武宗刻孝經頒賜元史

武宗時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而下皆賜之

元仁宗重師元史

仁宗敕國子監師儒之職有才德者不拘品級雖布衣亦選用元仁宗用儒士不限資級元史

仁宗時完澤李子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謝四方

儒士成才者請擢任國學翰林祕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仁宗曰卿言是也自今勿限資級果才而賢雖白身亦用之

元仁宗親選用儒臣元史

仁宗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仁宗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毋輒擬進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

元仁宗以宋儒從祀元史

仁宗以宋儒周敦頤程顥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

元仁宗設科取士元史

仁宗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

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興也

元仁宗刊書賜臣下誦習元史

仁宗為皇太子受金寶遣使四方旁求經籍識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行賜臣下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元仁宗擢用履謙元史

元仁宗即位嘉尚儒術臺臣言齊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奉直大夫國子司業與吳澄並命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法諸生皆畏服

元順帝命李好文教太子元史

順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而命李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為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道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為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則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閫奧則不足以啓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而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而久與性成章句之學而寔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必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歎之而不免其辭好文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畧釋以經義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有關治體而協經旨者加以所見做真德秀大

學衍義之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
 付端本堂令太子習焉好文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
 一曰聖慧如漢孝昭後漢明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
 及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帝却千里馬罷露臺之
 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及陳隋諸君不善學文類以為太子
 問安餘暇之助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歷代授受國祚久速
 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是非善惡之所當法
 當戒者為書名曰大寶龜鑑皆錄以進焉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三

君門

求賢

求訪賢人者

趙簡子知過受賀 國語

少室周為趙簡子之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
 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
 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
 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
 勝致右焉簡子曰吾願
 臣人之所願
 而過而賞善薦
 而納之道守之

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
氏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
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
立於外死而後止何自以來若來則非良臣也
遷矣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命
賢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
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
賢人吾是以賀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
鼈魚鼈莫不能化惟人不能衰夫實擊侍曰臣
人不衰無賄衰無德不衰無寵衰名之不令不
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令其子孫特耕
為賦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齊桓公用鄙人之術說苑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
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
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
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居也四方之
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
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
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蕩蕩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
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
徂基自羊徂牛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齊桓公五至見卜臣稷新序

齊桓公見卜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
蕩蕩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
矣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

曰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庸敢傲霸
乎乎五律而後得見天下聞之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况國君
乎於是相率靡有不至者

後秦姚興論求賢之道晉書

後秦主姚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
將三秦饒雋異汝穎多奇士吾應天明命跨據中原自流沙已
東淮漢已北未嘗不傾已招求冀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懸
命至於智効一官行著一善吾歷級而進之不使有後門之歎
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奉旨求賢弗曾休倦未
見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謂世之之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也
莫不將則韓吳相無蕭鄧終不採將於往賢求知於後哲知自
識按不明求之不至柰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

金世宗責臣不舉人材金史

世宗在位久熟悉天下事思得賢材與圖致治而大臣皆依違
苟且無所薦達一日世宗召宰臣謂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
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
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
因顧張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因右丞相言而知也汝霖對曰臣
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褊
小皆稱有賢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材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
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共治乎汝霖等皆有慙色一日世
宗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如此何能得人汝霖奏曰不
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
豈皆非常材耶

元世祖豐廩餼待士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以阿魯渾薩理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
遂勸世祖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
帝嘉納之遣使求賢置集賢館以待之秋九月命領館事阿魯
渾薩理曰陛下初置集賢以待士宜擇重望大臣領之以新觀
聽請以司徒撒里蠻領其事帝從之仍以阿魯渾薩理為中順
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大史院事仍兼左侍儀奉御士之應詔者
盡命館穀之凡飲食供帳車服之盛皆喜過望其弗稱旨者亦
請加賚而遣之有官於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
於內前翼帝見之帝果過而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
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乎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况欲
損之誰肯至者阿魯渾薩理又言於帝曰國學人材之本立國
子監置博士弟子員宜優其廩餼使學者日盛從之

元世祖詔求賢士元史

元世祖時程鉅夫為集賢直學士拜侍御史行御史臺事奉詔
求賢於江南初書詔令皆用蒙古字及是帝特命以漢字書之
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當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
又薦趙孟頫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冲子
虔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

尊賢

尊敬賢人者

燕昭王築宮事郭隗新序

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
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

王之醜孤之頽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臣聞古人君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用死馬損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市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欲必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走燕說苑又曰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照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

魏文侯軾段干木閭新序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為軾曰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富事之者也遂致祿百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

為然乃素兵而輟不攻

魏文侯敬賢說苑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母乃難乎

漢高祖祠魏公子史記

漢高祖微時數聞魏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漢明帝寵孝後漢

明帝聞孝之賢詔拜諫議大夫累遷長樂衛尉復徵弟禮為中丞禮亦恭謙行已類於孝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

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官送供具令其相對素歡及禮卒

令孝從官屬送喪歸葬後歲餘孝亦以衛尉賜告歸卒孝無子拜禮二子為郎其寵異如此

漢明帝錫包咸几杖後漢

漢光武時包咸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明帝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帝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黄門執書即問明帝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帝特賞賜珍玩東歸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後病篤帝親輦駕臨視之

魏文帝尊禮華歆事文類聚

魏文帝時以華歆為司徒歆素清貧帝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

以和陰陽理庶事今大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

蜀主三顧諸葛亮 蜀書

蜀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往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迺見亮因說以圖蜀之計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辭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飛羽乃上

武帝賜以何曾劔履上殿 事文類聚

晉武帝時何曾以太傅領司徒屢遷位詔以司徒所掌煩務不可以久勞著艾其進位大朝會乘輿劔履上殿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元帝優賜賀循 晉書

晉元帝以賀循清貧下令曰循冰清玉潔行為俗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底風雨孤近造其廬以為慨然其賜六尺牀薦席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德暢孤意焉

晉元帝命導升坐 晉書

晉元帝時王導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導既上書勸元帝興學校崇禮讓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

晉明帝敬王導 晉書

明帝幼冲見大司馬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六年冬蒸詔歸胙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

不敢當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導簡素寡
欲倉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羸疾
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與車入殿其見敬禮如此

魏孝文優禮高允北史

魏孝文時高允遷中書監散騎常侍以老乞還鄉章十餘帝卒
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詔以安車徵允敕州郡發遣至都復
拜鎮軍大將軍領中祕書事固辭不許扶引就內改定皇詔又
被軟論集往世酒之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常置左右
詔允乘車上殿朝賀不拜明年詔允議定律令雖年漸期頹而
志識無損猶心存舊職披考史書又詔曰允年涉危境而家貧
舊薄可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特賜允蜀牛
一頭四望蜀車 乘素几杖各一罍刀一口又賜珍味每春秋

之尋詔朝服給御膳朔望致牛酒衣服綿絹每月送給允
分之親故

魏孝文賜允几杖北史

魏孝文帝時高允遷尚書散騎常侍時延入備几杖詢以政事
七年加光祿大夫金章紫綬朝之大議皆諮訪焉其年四月有
事西郊詔御馬車迎允就郊所板殿觀矚馬忽驚奔車覆傷眉
三心孝文文明太后遣醫藥護療存問相望司駕將處重坐允
啓陳無恙乞免其罪先是命中黃門蘇興壽扶持允曾雪中遇
大驚倒扶者大懼允慰勉之不令聞徹興壽稱共允接事三年
不嘗見其忿色

齊神武為崔暹擁馬北史

齊神武高歡如鄴群官迎於紫陌神武握崔暹手勞之曰小兒

任重才輕非中尉何有今日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親為擁之而受轡

唐玄宗授張說知集賢院事唐書

張說進中書令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學士知院事

太祖尊禮李賢事文類聚

宋太祖時李賢遷開府儀同三司太祖西巡至原州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其後又至石州令賢乘輅備服儀以諸侯會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宋太宗詔賜趙普事文類聚

宋太宗時趙普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俸仍遣其第齋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耄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仍賜銅羊上尊酒太師其愛精神以副眷注之意

太宗尊榮李昉事文類聚

宋太宗時李昉以司空致仕於家燈夕以安輿就其宅召至賜坐親酌飲之曰昉兩入中書未常傷人害物宜所享如此

宋真宗諭王曾不及朝服宋史

真宗時王曾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承平所致然顛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與議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舊用郎中官判大理寺帝欲重之符命

曾且謂曾曰獄重典也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自辟僚屬著為令遷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朝服見卿勿以我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

宋真宗嘉呂端 宋史

真宗每見輔臣入對惟於宰相呂端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洪大宮庭階祀稍峻特令梓人為納陛嘗召對便殿訪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真宗嘉納

宋英宗優容張昇 宋史

仁宗時張昇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宰相韓琦同決及英宗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

進見無蹈舞

元世祖為竇默祈壽 元史

世祖時竇默為翰林學士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擬侍世祖嘗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明日復侍帝於幄殿獵者失一鵲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杖之釋獵者不問既退秉忠等賀默曰非公誠結主知妾得感悟至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

元世祖慰勞高鳴 元史

元世祖時高鳴字雄飛為翰林學士遷侍御史時以鳴諫曰天子
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人天
上死囚必待論報所以重用刑惜民生也今從其請是謂天下
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世祖曰善令速止之鳴每以敢言為上
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學士年老
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太官酒肉慰勞之其見敬禮如此

元世祖命李謙強飲元史

世祖時李謙字受益召為應奉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
直學士為太子左諭德侍裕宗於東宮陳十事曰正心曰睦
曰崇儉曰幾諫曰戢兵曰親賢曰尚文曰定律曰正名曰革弊
宗崩世祖又命傅成宗於潛邸所至以謙自隨轉侍讀學士世
祖深加器重嘗賜坐便殿飲群臣酒世祖曰聞卿不飲然能為
朕強飲乎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
侍扶掖使出

元太子見有壬屏去鷲禽元史

世祖時許有壬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
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鷲禽以為樂遽
呼左右屏去

元仁宗呼威鄉不名元史

仁宗皇慶元年敬儼字威鄉為浙東道廉訪使拜江西叅政疾
退居真州七月召為侍御史十月遷太子副詹事御史大夫脫
歡答剌罕奏留之制曰可湖廣省臣以贓敗儼一日五奏卒正
其罪臺臣有劾去而復職者御史復劾之章再上有旨命丞相
樞密共決之儼曰如是則臺事去矣遂即帝前奏黜之因伏殿

上叩頭請代帝諭之曰事非由汝汝其復位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叅知政事臺臣復奏留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以字呼之曰威卿而不名其見禮遇如此

元仁宗尊禮李孟元史

仁宗嗣位拜李孟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諭以盡心輔朕不及仁宗初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相護祐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車服僭擬上下無立乎近臣恃思求請無厭時宰不為裁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思賜耗竭公儲以為私惠孟言貴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為之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

而自佛常若不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主也臣不能使天下為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為之贊及御書秋谷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易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名其見尊禮如此

任賢

任用賢人者

習非

舜舉元愷史記

魏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

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武丁夢說史記

殷帝武丁立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為吏皆非也乃使為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西伯立呂望為師史記

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麇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

立為師

晉景任士會左傳

宣公十六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散晁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

秦任百里奚史記

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郢人執之穆公問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賈人載益徵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穆公觀益

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亦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祿也臣見晉公而讓之臣之祿也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公孫支為次卿奚時年七十餘矣號曰五穀大夫

鄭簡公以國任子產事文類聚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入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

人之樂寡人

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

盜賊道無饑

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

齊桓公任管仲新序

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傅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白佯死遂先入是為齊桓公公糾死管仲奔魯桓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為仲父委國而聽之故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卒為五伯之長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新序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更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易哉為君乎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

勞於求人而佚於得賢也

齊桓公以甯戚為卿新序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乏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族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甯戚飮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以歸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合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公大說授之以為卿

齊威王以四臣為寶史記

齊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

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

魏太子以三大夫為寶說苑

經侯往適魏太子左帶羽玉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實何如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治魏而市無預賈郟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邠在朝而四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佩委之坐愆然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車驅

去魏太子使騎操劍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為珠玉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為遺我賊於是經侯杜門不出

楚國寶賢新序

秦欲伐楚遣使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昭奚恤而問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之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緝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言姓實倉廩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

公相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不可謀也遂不伐楚

漢王拜韓信為大將史記

韓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滕公竒其言貌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竒也信數與蕭何語何竒之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居一二日何來詢上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

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
與計事者王擇良日齊戒設壇場具禮拜大將一軍皆齋

吳孫權任潘濬為侍中吳書

孫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有潘濬字承明者獨稱疾不見
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
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
以為令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
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布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
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

燕慕容暭得人晉書

慕容暭建武初晉元帝承制拜龍驤將軍大單于暭刑政脩明

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
何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為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
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為股肱渤海封奔平
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南陵繆愷以文章才儻任居樞要會稽朱
左車太山胡毋翼魯國北蔡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友平原劉讚儒
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凱率國舅東脩受業焉暭覽政
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

魏文帝謂司馬懿分憂晉書

魏文帝黃初五年司馬懿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
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懿固辭帝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
無須更寧息此非以為榮乃分憂耳

前秦符堅用王猛晉書

前秦主苻堅僭位以王猛為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為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笞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為政之體德化為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為明君摘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蓋暴肅清執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畧固是弟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宋武帝以王鎮惡署前部南史

宋武帝伐廣固王鎮惡為天門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即以署

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

宋文帝任四賢為侍中南史

宋文帝時劉湛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款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膺恐後世難繼

齊太子雲喬得人南史

齊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武帝長子也正位東儲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顥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此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與趙郡李居士襄陽黃嗣祖魚文康綽之徒並為後來名將

梁武帝任徐周為相南史

梁武帝時右僕射范雲卒僉以沈約允當樞管武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與周捨同參國政後勉小嫌中廢捨專掌權轄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

梁武帝任蕭介為侍中南史

蕭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武帝大同中武陵王紀為揚州刺史以介為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類無良守可以介為之由是出為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為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為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宗昇曰端右材也

魏帝任人北史

魏太武為國副主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嵩高陽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為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明元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曉解俗情明於校練穆觀達政事要識吾旨趣崔浩博聞強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六人輔吾子足以經國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群臣時奏事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於汝曹國主也

魏宣武留魏北史

魏孝文既葬宣武固以彭城王勰為宰輔勰頻口陳遺旨請遂

素懷帝對勰悲慟每不許之頻表懇切常難違遺敕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乃以勰為都督定州刺史勰仍陳讓帝不許乃述職帝與勰書極家人敬請勰入京

唐高祖授素立為御史唐書

李素立唐高祖武德初擢監察御史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司戶參軍帝曰要而不清復擬祕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

太宗任無忌不以私親事文類聚

唐太宗時長孫無忌策拜司空固辭不許又因高士廉奏曰臣幸居外戚恐招聖主私親之誚敢以死請太宗曰朕之授官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縱朕至親亦不虛授襄邑王神符是也若才行所適雖怨讎不棄魏徵等是也朕若以無忌居后兄之愛

當多遺子女金帛何須委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爾

武后任東之平章事唐書

張柬之字孟將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

宋太宗相宋琪宋史

宋太宗時宋琪李昉同拜平章事自負外郎歲中四遷至尚書為相帝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

宋真宗任張詠治蜀 宋史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張詠字復之舉進士真宗即位遷工部侍郎知杭州馬知節自益徙朗朝議擇可代者真宗以詠前在蜀治行優異復命知益州仍加刑部侍郎樞密直學士就遷吏部侍郎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有詔褒美會遣謝濟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宋真宗倚重王旦 事文類聚

宋真宗朝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內和百姓官吏得職天下富庶祥符之間頌聲洋溢旦之力也兩府凡有大事真宗曰曾

與王旦議否且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

宋神宗復相馮京 宋史

馮京字當世少雋邁不群舉禮部自鄉舉進士以至廷試皆第一神宗立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張失當累千數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馮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事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

宋高宗相趙鼎 宋史

趙鼎字元鎮生四歲而孤母樊教之通經史百家之書宋徽宗崇寧五年登進士高宗即位鼎累陳用兵大計拜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鼎張浚等至揚州人於大儀鎮又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對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恟懼公獨言不足畏何耶鼎曰敵衆雖盛然以豫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以是知其不足畏也上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也

元世祖任文炳大政元史

世祖在上都適北邊有驚欲親將北伐正月急召董文炳至自臨安北至帝曰問來期及至即召入文炳拜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無所效力請事北邊帝曰朕召卿意不在是也豎子盜兵朕自撫定山以南國之根本也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

以聞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已勅主者卿其勉之文炳避謝不許因奏曰臣在臨安時阿里伯奉詔檢括宋諸藏貨寶追索沒匿甚細人寔苦之宋人未洽吾德遽苦之以財恐非安懷之道即詔罷之又曰昔者泉州蒲壽庚以成降壽庚素主市舶謂宜重其事權使為我扞海寇誘諸蠻臣服因解所佩金虎符佩壽庚矣惟陛下恕其專擅之罪帝大嘉之更賜金虎符燕勞畢即聽陛辭文炳求見皇太子帝許之復敕太子曰董文炳所任甚重見畢即遣行既見慰諭懇至文炳留士選宿衛即日就道凡在上都三日至大都更日至中書樞密不署中書案平章政事阿合馬方恃寵用事生殺任情惟畏文炳奸狀為之少斂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不肯署皇太子聞之謂官

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深慮非爾曹所知後或私問其故文炳曰主上所傳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移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姦不徇則致讒讒行則身危而深失傳託本意吾是以預其大政而畧其細務也

元世祖任張九思元史

張九思字子有元世祖立詹事院以九思為丞遂舉名儒上黨宋道保定劉因曹南夾谷之奇東平李謙分任東官官屬至元二十二年皇太子薨朝儀欲罷詹事院九思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所以輔成道德者也奈何罷之衆以為允至元三十年進拜中書左丞兼詹事丞

元裕宗以劉因專領典教事元史

至元二十年春裕宗辟劉因于保定因以疾辭固辟之乃至拜

右贊善大夫以吏部郎中夾谷之奇為左贊善大夫是時已為國子學李棟宋衡李謙皆以東官僚友繼典教事至是命因專領之而以衡等仍備咨訪裕宗嘗曰吾聞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大多章宗謂養出一范文正公所始以願豈少哉其言甚善

元成宗任劉敏中元史

元成宗大德九年劉敏中為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上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文蠹顯公道杜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成宗朋姦臣希中古贊邪謀敏中援禮力爭之武宗即位召敏中至上京廢政多所更定摠以集賢學士皇太子贊善仍商議中書省事賜金幣有加頃之拜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元仁宗信用儒臣元史

仁宗即位責成監學拜其臣為祭酒虞生宗為國子助教除博士

吳澄為司業皆有所更張以副帝意集乃贊其說有為異論以沮之者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集太常博士丞相拜佳方為其院使間從集問禮器祭義甚悉集為言先王制作以及古今因革治亂之由拜佳歎息益信儒者有用

元英宗以趙吳二人復為蒙士元史

元英宗至治三年丞相拜佳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有德老儒請徵用之英宗喜曰鄉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隱逸之士遂以居信為翰林學士承旨澄為學士

元文宗任虞集元史

虞集字伯生文宗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文宗將策士於廷集被命為讀卷官乃擬制策以進首以勸親親體群臣同一風俗協和萬邦為問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閒無益時政日媮嫉者

多乃與大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等進曰陛下出獨見建奎閣覽書籍置學士負以備顧問臣等備員殊無補報竊恐有累聖德乞容臣等辭職帝曰昔我祖宗睿智聰明其於致理之道生而知之朕早歲跋涉難阻視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於國家治體豈能周知故立奎章閣置學士負以祖宗明訓古昔治亂得失日陳於前卿等其悉所學以輔朕志若軍國機務自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

敬老

敬養年老者

漢平帝詔賜孔光几杖事類聚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殮賜太師靈壽杖令為太師省

坐置几太師用杖

魏文帝賜楊彪几杖後漢

魏文帝受禪次以楊彪為太尉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隋文帝與張羨同坐北史

隋文帝受禪初聞後周典國史張羨以年老致仕欽其德望以書徵之及謁見敕令勿拜扶杖升殿上降榻執手與之同坐宴語久之賜以几杖

遼聖宗賜老袍帶遼史

聖宗時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明賜束帛錦緞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

行養老禮

帝王以禮尊養有年德者

漢明帝以桓榮為五更後漢

光武建武十九年桓榮字春卿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時明帝始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虎賁中郎將何湯薦榮帝即召令說尚書帝甚善之拜為議郎賜錢十萬入使授太子每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為博士帝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讓相獻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後榮入會庭中詔賜奇果受者皆懷之榮獨舉手捧之以拜帝笑指之曰此真儒生也以是愈見敬厚常令止宿太子宮拜太常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

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明帝即位尊以師禮甚見親重榮年踰八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帝幸大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東平王蒼以下及榮門生數百人天子親自執業每言輒曰大師在是既罷悉以大官供賜大常家永平二年三雍初成拜榮為五更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為下說乃封榮為關內侯食邑五千戶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大官大醫相望於道及篤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劍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床下及卒帝親自變服臨喪賜冢塋于首山之陽榮初遭喪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危而何時須施用乎榮少不應及廢用元卿嘆榮曰但自苦氣力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此哉

漢明帝詔事三老五更後漢

明帝永平二年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養老禮詔曰光武皇帝建二朝之禮而末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老李射也兄事五更桓榮也安車輓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

魏主詔尊三老五更魏書

魏主高貴鄉公秋八月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博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鄭小同溫恭孝友師禮不忒其以祥

爲三老小同爲五更車駕親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魏孝文帝以明根爲五更北史

魏獻文帝時游明根字志遠累遷東交州刺史封新恭侯爲政清平孝文帝時爲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賜布帛尊歸本郡又賜安車兩馬幄帳被褥車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太官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詠之舊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于家宣武帛祭贈賜甚厚

魏孝文帝以尉元爲三老北史

孝文帝時尉元字苟仁頻表以老乞身詔許之元詣闕謝老引見於庭命升殿勞宴賜玄冠素服詔曰前司徒山陽郡公尉元前大鴻臚卿新太伯游明根竝元身利貞明允誠素位顯台宿歸老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公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卿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於是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孝文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於五更行肅拜之禮賜國老庶老衣服有差既而元言曰自天地分判五行施則人之所崇莫重於孝順然五孝六順天下之所先願陛下重之以化四方臣既年衰不究遠趣心耳所及敢不盡誠帝曰孝順之道天地之經今承三老明言銘之于懷明根言曰夫至孝通靈至順感幽故詩云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

四海如此則孝順之道無所不格願陛下念之以濟黎庶臣年
志朽弊識見昧然在於愚慮不敢不盡帝曰五更助三老以言
至範敷辰德音當尅已復禮以行來授禮畢乃賜步挽一乘詔
曰夫尊老尚更列聖同致欽年敬德綿哲齊軌朕雖道謝玄風
識昧獻則然仰稟先誨企遵猷旨故推老以德立更以元父馬
斯彰尤爲斯顯矣前司徒公元前鴻臚卿明根竝以冲德懸車
懿量歸老故尊老以三事更以五雖老更非官毫釐罔祿然况
事既高宜加殊養三老可給上公祿五更可食元卿俸供食之
味亦同其例十七年元疾篤帝親省疾薨謚景桓公葬以殊禮
給羽葆鼓吹假黃鉞班劍四十人

周武帝以于謹爲三老

北史

周文帝時于謹字思敬以功拜司寇孝閔帝踐作進封燕國公

邑萬戶遷太傅謹參議朝政武帝保定二年謹以年老乞骸骨
優詔不許三年以謹爲三老固辭又不許賜延年杖帝幸太學
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屏間三老荅拜有司設三老席於
中楹南向太師晉公護升階設席施几三老升席南面馮几而
坐師道自居大司寇楚國公寧升階正馬皇帝升立於斧扆之
前西面有司進饌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
親跪授爵以醕有司撤訖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
皇帝曰儼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術之要公其誨之三
老荅曰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
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在乎忠信古
人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莫不由之願陛下守而勿失
又曰爲國之道必須有法法者國之綱紀不可不正所正在於

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為善者日益為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其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言出行隨誠願陛下慎之三老言畢皇帝再拜受之三老各拜禮誠而出

命相

人君命用宰相者

周穆王以君牙為司徒 事文類聚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毋忝祖考

金世宗拜安禮為相 金史

曆括安禮字子敬世宗大定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嘗

言于上曰臣觀近日士人不以策論為意今若詩論各場考試文理俱優者為中選以時務策觀其器識庶得人也上曰卿等議之上謂宰臣曰賞有功不可緩緩賞無以勸善安禮對曰古所謂賞不踰時者正謂此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進封申國公固辭曰臣備位宰相無補於國家夙夜憂懼惟恐得罪上負陛下下負百姓臣實不敢受丞相位惟陛下擇賢於臣者用之上曰朕知卿正直與左丞相習顯無異且練習政事無出卿之右者其毋多讓安禮頓首謝

宋太祖論相 宋史

太祖謂宰相曰深巖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乾德二年范質

等三相並罷越三日始命趙普平章事制書既下太祖問翰林學士曰質等已罷普敕何官當署承旨陶穀時任尚書乃建議相位不可以久虛今尚書乃南省六官之長可以署敕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之制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太祖曰儀言是也即命太宗署敕賜之俄加禮部尚書侍御史

宋仁宗以富弼拜相宋史

仁宗時富弼為禮部侍郎辭不受改宣徽南院使判并州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修頓首賀

元世祖留伯顏為相元史

伯顏父曉古台世其官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

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若曰為伯顏婦不慚爾氏矣至元二年七月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

命將

帝王命將出師者

晉文公任卿士國語

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卻縠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敦夫先王之法制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敦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卻縠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

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鞅卒使先軫代之晉臣佐下軍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氏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有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皆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一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佐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楚惠王命子國帥師左傳

魯哀公十八年巴人伐楚圍鄢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師楚惠王曰寧如志何卜馬使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曰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秦武任甘茂伐宜陽史記

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矣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險行千里攻之難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此開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夫侯令樂羊將而攻中
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榜書一篋樂羊再拜
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擣里子
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
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莫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
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擣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乃甘茂欲罷
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
六萬遂拔宜陽

前秦主苻丕命垂出師前漢

前秦主苻丕堅之子也聞丁零翟斌聚眾謀逼洛陽苻丕謂
容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勅子母之軍殆難為

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
鷹犬敢不惟命是聽於是大賜金帛一無所受惟請舊田園丕
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
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
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畧委之於卿卿其勉之

魏宣武命寶寅南伐北史

魏宣武時梁江州刺史陳伯之與其長史褚胄等自壽春降魏
請軍立効後帝謂伯之所陳時不可失以蕭寶寅懇誠除使持
節都督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丹陽郡公齊王配兵一萬令據
東城待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其夜慟哭至晨備禮策授賜
車馬什物事從豐厚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以為軍寶
寅嘗雖少羈寓而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慘悴形色蔬食羸

衣未嘗嬉笑及被命當南伐貴要多相憑託門庭賓客若市而書記相尋寶寅接對報復不失其理正始元年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柝賢寺逢梁將姜慶真內侵圍逼壽春寶寅率眾力戰破走之寶寅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還改封梁郡公

元世祖命諸將征日本元史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正月命日本奉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二月諸將陛辭世祖敕曰始因彼國使來故朝廷亦遣使往彼遂留我使不還故使卿輩爲此行朕聞漢人言取人家國欲得百姓土地若盡殺百姓徒得地何用又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知耳假言彼國人至與卿輩有所議堂同心協謀如出一口答之

知人

知人之賢否者

楚文王知申侯不免左傳

魯僖公七年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楚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魏文侯以西巴爲傳說苑

樂羊爲魏將攻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攻之愈急中山烹其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椀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戰果

下之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麇
毋隨而鳴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西巴居一年召為
太子傅左右曰西巴有罪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
麇而不忍又焉能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有功而
見疑西巴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齊王以章子不欺戰國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
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使者言章子以齊
入秦威王不應頃之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
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
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
於是秦王稱拜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

之曰章子之母欲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
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
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欲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
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失為人子而
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懷王遣沛公入關史記

楚懷王時秦兵尚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
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將皆曰項羽為人
傑悍得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
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
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
今項羽傑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

而遣沛公

漢高祖論將優劣前漢

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酈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誰也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其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

漢高祖論相前漢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后復問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蜀先主知馬謖蜀書

蜀先主以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亮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後亮違衆議以謖統大衆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果違亮節度爲郃所破亮還下謖獄物故亮爲之流涕

孫權知吳儀節儉事文類聚

吳主孫權時吳儀爲魯王傅盡忠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才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吳儀家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

孫權知楊魏必亂蜀書

孫權嘗大醉問蜀使曹律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嗚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

然 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律愕

曹操稱權 吳書

曹操出濡須作油船六 渡洲上孫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人其
沒溺者亦數千人權以 挑戰操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
濡須口入操軍諸將以 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操曰此必孫權
欲身見吾軍部伍也 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
里迴還作鼓吹操見 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
如孫仲謀劉景升兒 若豚犬耳權為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
宜速去別紙言足下 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下欺孤
乃徹軍還

太祖知司馬懿必預家事 晉書

司馬懿字仲達性猜忌 多權變魏太祖曹操察懿有雄豪志聞
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刀 似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只不動曹
操嘗夢三馬同食一槽 甚惡馬因謂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
必預汝家事丕素與懿 吾每相全佑故免懿於是勤於吏職夜
以忘寢至於芻牧之間 悉皆臨履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文懿誅
曹爽大行殺戮夷及三 族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既而竟篡魏云

宋武帝留穆之南史

宋武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劉穆之
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
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
之曰公訴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
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

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穆之進前將軍

齊道成任用伯玉南史

齊蕭道成鎮淮陰荀伯玉為冠軍行嶽參軍道成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皇門郎深慮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逸翻九野弄清五日一催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道成以聞恐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卒復本任由是愈見相待道成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謂伯玉卿比者且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詰云若許其自新必吞刀刮腸以灰洗胃道成善其答即釋之卒為忠信子後隨道成還都除太子朝請使主其事

魏太武知浩北也

魏太武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崔浩以曰汝曹視此人纖廸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曾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矣乃敕諸尚書曰凡軍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行

魏太武用李訢為博士北史

魏太武帝詔崔浩選中書學士器業優者為助教李崇子訢聰敏機辨彊記明察時在外日浩舉其弟子籍子與盧度世李敷三人應之給事高讜子祐尚書段霸兒姪等以為浩阿黨其親戚言於景穆太子以浩為不平聞之於帝帝意在訢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兒浩對曰前亦言訢合選但以其先行在外

故不取之帝曰可待訢還箱子等罷之遂除中書助教博士

魏太武稱筆公社稷北史

魏太武帝田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牛五十乘運之時古弼稱筆公遷中書令帝尋謂從者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馬運之速遂還行百餘里而弼奏至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波所耗朝夕參倍乞賜於緩使得收載帝謂左右曰筆公果如朕卜可謂社稷之臣

魏太武知李訢北史

魏太武車駕至龍城北燕石城太守率十餘郡歸降魏太武其禮之呼曰李公為北幽州刺史國安侯卒謚曰襄侯子訢母賤為諸兄所輕崇曰此子之生相者言貴吾每觀或未可知遂使入都為中書學生太武至中書學見而異之指謂從者曰

此小兒終効用於朕之手孫因識眇之帝舅陽平王杜超有將許貴戚帝曰李訢後必官達益人門戶可以妻之遂勸成婚南人李哲常言訢必當貴達杜超之死也帝親哭三日訢以超女壻得在喪位出入帝指謂左右曰觀此人舉動豈不異於眾也必為朕家幹事臣

魏高宗知高允之忠 事文類聚

後魏高宗時高允為中書令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而諫之使人知惡而家內隱處也豈有以父親恐惡而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已之美至如高允者直忠臣也

魏宣武知于忠心直北史

魏宣武帝時于忠遷侍中領軍將軍忠辭無學識武帝曰學識有文章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也

北齊文宣謂唐邕金城北史

北齊文宣嘗登并州童子佛寺望并州城曰此何等城或曰金城湯池天府之國帝云我謂唐邕是金城此非也後謂邕云高德正妄說卿短而薦主書郭敏朕以殺之卿劬勞既久欲除卿作州頻敕楊遵彥求堪代卿者如卿實不可得所以遂停文宣或切責侍臣云觀卿等不中與唐邕作奴其愛遇如此

唐太子知崔盧有宰相望唐書

唐玄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乎即中且賜酒太子曰非

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賜太子酒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之歎矣以族大恐附離者衆卒不與

唐明皇知各州刺史之賢萬年龜鏡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十一月車駕自封禪還至宋州宴從官於樓上刺史寇泚預焉酒酣上謂張說曰向者屢遣使臣巡諸道察吏善惡今因封禪歷諸州乃知使臣負我多矣懷州刺史王丘籛牽之外一無它獻魏州刺史崔沔供張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刺史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坐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寇泚曰亦屢有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上自舉觴賜之宰臣帥群臣起賀于樓上皆稱萬歲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刺史

唐德宗知崔縱唐書

唐德宗時崔縱繇協律郎三遷監察御史會詔擇令長授藍田令德化大行縣人立碑頌德父渙之貶縱棄職金部員外郎就養後爲汴西水陸運兩稅鹽鐵等使王師圍田悅之食詔縱餉四節度糧軍無乏德宗出奉天方鎮兵未至縱勸李懷光奔命悉軍財稱所須懷光兵疲久戰次河中遷延不進縱以金帛先度曰濟者即賜衆趨利爭西遂及奉天遷京兆尹上言懷光反覆不情宜備之及帝徙梁州追扈不及左右短縱素善懷光殆不來帝曰知縱者朕也非爾輩所及後數日至授御史大夫

聖宗論群臣忠直遼史

遼聖宗太平十年楊休以進士及第累遷南院樞密副史帝以績舊臣特詔燕見論古今治亂人臣邪正帝曰方今群臣忠

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殊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累表告歸不許

宋太祖知郭崇宋史

太祖初郭崇加兼中書令崇追感周室恩遇時復泣下監軍陳思誨密奏其狀因言常山近邊崇有異心宜謹備之太祖曰我素知崇篤於恩義蓋有所激發爾遣人覘之還言崇方對賓屬坐池潭小亭飲博城中晏然太祖笑曰果如朕言未幾來朝時命李重進爲平盧軍節度重進叛改命崇爲節制

宋太宗言李沆風渡宋史

宋太宗時李沆遷職方直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渡端凝真貴人也

宋真宗稱王旦德望宋史

真宗素賢王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錢若水罷樞務得對苑中訪近臣之可用者若水言旦有德望
堪任大事帝曰此固朕心所屬也

元世祖知嘗默之心元史

世祖至元十七年嘗默字子聲加昭文館大學士默為人樂易
平居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
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世祖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
得嘗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嘗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
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

得人

得賢才而任用者

堯得任九臣而天下大治說堯

堯之時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
咎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四獸禽堯體力便巧不
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其何故也七死知九職之事使九
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以王天下是
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亂舊
法而天下治矣

齊威王得成而侯舉良人說堯

齊威王遊於瑤臺成侯卿來奏事從車羅騎甚衆王望之謂左
右曰來者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之
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貴之也受人者有以易之也王試問
其說成侯卿至上謁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貧也

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其說王曰諾對曰
忌舉田君子為西河而秦梁弱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
羅綺而朝忌舉黔涿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
種首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忌舉北郭刁勃子為大士而九族
益親民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臥耳何患國之貧哉

蜀先主得劉巴蜀書

劉璋遣法正迎劉備劉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納也
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
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
喜而諸葛亮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石勒得張賓與趙晉書

晉懷帝永嘉大亂石勒為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張

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
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謀乃異之引為謀主
機不虛發筭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勲也

石勒得憲綽二子晉書

後趙主石勒既破王浚乃簿浚官僚親屬皆賞至巨萬惟裴憲
與荀綽家有書百餘卷益米各十數斛而巴勒聞之謂其長史
張賓曰名不虛也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

北涼主得宋繇北史

北涼主沮渠蒙遜平酒泉於宋繇室得書數千卷益米數十斛
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

周文帝得劉璠北史

梁元帝以劉璠為府長史加蜀郡太守還至白馬西屬遠突武

軍已至南鄧璠不得入遂降武周文帝素聞璠名先戒武曰勿使劉璠死故武先令璠赴闕周文見之如舊曰謂僕射申徽曰劉璠佳士古人何以過之徽曰晉人滅吳利在二陸明公今平梁漢得劉璠也

周武帝得李公輔北史

齊文宣時李德林字公輔中書侍郎仍詔修國史時齊帝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累遷儀同三司周武帝平齊遣使就宅宣旨云平燕之利唯在於爾宜入相見仍令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詔詰詰格式及用山東人務一以委之周武謂群臣曰我常日唯聞亦十德林與齊朝作書據我正謂其是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以復為我作文書極

大異神武公紇豆陵毅答曰臣聞明主取士王得騏驎鳳凰為

瑞是聖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雖來不堪使用如李德林來受驅策亦曰陛下聖德感致有大才用勝於騏驎鳳凰遠矣帝大咲曰誠如公言

唐太宗得薛仁貴唐書

薛仁貴從太宗征遼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闡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虜將薛仁貴遷右領軍中郎將

梁太祖喜得敬翔五代史

梁太祖時有敬翔字子振者舉進士不中客于梁翔同里人王發為汴州觀察支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為人作賤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謂發曰聞君有故人可與俱來翔見太祖太祖問曰聞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耳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補以

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為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為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欣然以謂得翔之晚動靜輒以問之

吳主行密知實五代史

湖南楚王馬殷弟實為孫儒將儒敗實被吳主楊行密所執行密收儒餘兵為黑雲都以實為指揮使實從行密攻戰數有功為人質重未嘗自矜行密愛之問實誰家子實曰馬殷弟也行密大驚曰汝兄貴矣吾今歸汝可乎實不對他日又問之實謝曰臣孫儒敗卒也幸公待以不死非殺身不足報湖南隣境朝夕聞殷動靜足矣不願去也行密歎曰昔吾愛子之貌今吾得子之心矣

宋太祖得張齊賢宋史

太祖辛酉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

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姦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與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宋仁宗喜得二蘇宋史

仁宗初讀蘇軾蘇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

宋高宗得李植如獲拱壁宋史

靖康初宋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群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李植字元直者為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數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而已

宋孝宗知王蘭宋史

王蘭字謙仲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簿鄂州教授四
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蘭迎法駕立道周上
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由是簡記遷樞密院編修官除
宗正尋出守舒州陞辭奏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者
上曰卿議論峭直尋出手詔王蘭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日
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
如德宗之淑者可思朕之闕失條陳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
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即上疏陳德宗之敝并及時政闕
失上嘉納之後遷起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
給舍始廢繳駁內官醫官樂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驚懼而正
之手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磊落惟卿一人除禮部侍郎

任人

委任而得其人者

舜命九官十二牧史記

帝堯崩三年喪畢天下不歸堯之子丹朱而歸舜於是舜乃至
於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
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
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
土維是勉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臯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
黎民始飢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馴汝為
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舜曰臯陶蠻夷猾夏寇賊茲執汝作士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
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垂為共工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

鳥獸皆曰益可於是益為朕虐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與朕三禮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蒞文為典樂教禘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母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后拊石百獸率舞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命汝為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文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興

晉悼公圖霸國語

晉悼公即位使呂宣子將下軍曰邲之役呂錡佐智莊子於上軍獲禁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戰親射楚王而

敗楚師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使彘恭子將一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鐘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師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太傅知右行幸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元司空知樂糾之能御以和于政也使為戎御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博惠荀會文敏鷹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梁之性難正也故使博惠者教之使文敏者導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靜者修之博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導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靜者修之則一使茲

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濞也使為元尉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知鐸過寇之恭敬而信疆也使為與尉知籍偃之博帥舊職而恭給也使為與司馬知程鄭之端而不濞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始合諸侯于虛打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于鷄丘於是乎布命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公以魏絳為不犯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徒使范獻子為侯魯公譽達于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霸四年會諸侯于鷄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楊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斬其僕公謂羊舌赤曰寡人屬諸侯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

勿失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言終魏絳至授僕人音而伏劍士魴張老交止之僕人告公公使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日君之使使臣任中軍之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不說請死之公以而出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勞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令之佐新軍

悼公得人復霸

左傳

成公十八年晉悼公即位於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鯨寡振廢滿世之困救災患崇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歛無犯時使魏相士魴也武為卿荀家荀會樂驥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為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傷馬使訓諸

御知義荀賓為右司馬屬馬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御無共御立
軍尉以攝之初吳為一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張老為候
奄鐸過寇為上軍尉伯偃為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
為乘馬御六駟屬馬使訓羣騶之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
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
以復霸也

秦伯善也孟明左傳

魯之公元年穀之役西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
伯曰是欺也孟明之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
禍夫子夫子何罪復遂以為改及文公二年秦伯猶用孟明孟明
增修國政重施於民成子言於晉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
避之懼而增德不可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之

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也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
晉人不出遂自茅津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
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也孟明之臣
也其不鮮也能懼思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
予以采繁于沼于汙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
以事一人孟明有焉

魯君使子賤治單父新序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
憲書教品魯君子之不士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
之欲好書則又引之非有善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
子賤苦吾擾之使不但以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
父單父之化大治

秦始皇以尉繚計策史記

秦始皇十年始皇見尉繚衣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長目摯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不為也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之事

漢高祖以趙士前漢

高祖自將擊陳豨令以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一人慙皆代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只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虜有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以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漢武帝閱顏駟後漢

顏駟漢時人武帝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曰為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為郎文帝好少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為會稽都尉

漢明帝不許求郎後漢

明帝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曹操用杜襲為留府長史魏書

魏太祖時杜襲領丞相長史隨太祖到漢中討張魯太祖還拜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軍事緩懷開導百姓自樂出徒洛鄴者八萬餘口夏侯淵為劉備所沒軍喪元帥將士失色龍顏與張郃

郭淮糾攝諸軍事權宜以郤為督以一衆心三軍遂定太祖東
遂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今日釋驥
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龔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

蜀先主委雲掌內事 蜀書

蜀先主時趙雲領留營司馬此特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
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孫
權聞劉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
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蜀先主任衆 蜀書

蜀先主後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
超為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
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羨又璋之所排擯

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
無不鏡勸

孫策任張昭 吳書

孫策創業初張昭字子布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
有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
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
之數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
公子布賢我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晉武帝用山濤啓事 晉書

晉武帝咸寧初山濤轉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向書僕射加侍
中濤居選職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
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

或譖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晉武帝擢許奇 晉書

晉文帝殺高陽許允子奇為大常丞武帝將有事於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即時論稱其夷曠

晉元帝任諸葛恢 晉書

晉元帝以諸葛恢為會稽太守臨行帝為留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莅任方分崩當匡振圯運政之所先君為言之恢下喪亂風俗陵遲宜尊五美屏四惡進忠寔

曰曰今之會稽乃是以相屈四謝因對曰今天下華帝深納焉

晉明帝託王導以百里 晉書

晉明帝時王導字茂弘從兄敦反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之曰茂弘方託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

晉明帝命紀瞻卧治 晉書

晉明帝時紀瞻拜尚書轉待中以久疾不堪朝請累上疏謝官明帝嘗獨引瞻於廣室慨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欲無復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俄轉領軍將六軍敬憚之瞻又辭病請去官及王敦反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

後趙主石季龍擢李巨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李龍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僚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朕聞良臣如猛獸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

宋武帝以子付王脩南史

廬陵孝獻王劉義真宋武帝子也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征及闕中平武帝東遷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害王允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豐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憫然尉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

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戶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州又悉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

宋文帝委寄劉湛南史

宋文帝時劉湛為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母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之陳請文帝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為所請但汝弱年新涉軍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塋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定國氣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預得失者必宜悉相委寄

齊武帝任慧曉南史

齊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

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
登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
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
人不煩帝大悅

梁武帝委任紹叔南史

齊廢帝東昏侯時梁武帝蕭衍為雍州刺史有鄭紹叔歸衍補
為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衍遣主帥杜伯符欲為刺
客詐言作使衍亦密知衍初起兵以詔叔為冠軍將軍改驍騎
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
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
內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
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之梁武即位天監初

入為衛尉卿

梁武帝任韋叡守鄧南史

梁武帝初師寇鄧嘗平茄湖有韋叡字懷文者多建策皆見用
大軍發鄧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以之顧叡曰棄驥驥而不乘焉
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鄧州府事初鄧城之拒守
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
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餼料皆隱卹咸為營理百姓賴之

周文帝推心蘇綽北史

周文帝時蘇綽封美陽縣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
農卿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
己任博求賢俊共弘政道凡所共為遠皆至大官周文亦推心委
任而無間言焉或出游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

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

隋文帝任辛彥之北史

周宣帝即位時拜辛彥之為小宗伯時立五后切諫免官隋文帝受禪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進位開府歷國子祭酒禮部尚書與祕書監牛弘撰新禮嘗令彥之與沈重論議重不能抗避席而謝曰辛君所謂金湯池無可攻之勢帝大悅後除隋州刺史時州牧多貢珍玩彥之所貢並供祭之類上謂朝臣曰人安得無學彥之所貢稽古之力也遷路州刺史

唐太宗命魏徵為太子太師享文類聚

唐太宗時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之入惡帝曰當今忠蹇貴重無踰魏徵傳太子慰天下之望羽林軍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公其義也公雖卧病可擁

全之

唐太宗重刺史之任享文類聚

唐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若里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與卧對之得材否狀輒跪下方以擬而殿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嘆始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皆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

唐太宗擢道裕為尚書

太宗貞觀末李道裕為尚書亮當誅獨道俗謂反形未具不暇省斬之歲餘刑部侍郎缺宰相屢進名不可帝曰朕得之矣是嘗議張亮者朕時雖不從今尚悔之遂命道裕

唐太宗命議琛捕盜唐書

唐太宗貞觀中李義琛擢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文成公主貢金
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群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
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

唐高宗以元超輔國唐書

唐高宗時薛元超遷中書侍郎帝嘗宴諸王帝謂曰任卿中書
簿籍多人哉就拜中書令俄帝幸洛陽留輔太子監國勅曰朕
留卿若失一臂願太子未習庶務關中事卿悉專之

唐玄宗專任姚崇唐書

玄宗躬萬機朝夕詢建它宰相與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姚崇佐
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賒僻因近令客盧會盧懷慎卒崇病瘖移
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次一馬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
崇書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乎曜謝其未也乃已

唐玄宗用蘇詵唐書

唐玄宗時蘇詵字廷言蘇頲弟也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
遷祕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蘇頲為紫微侍郎固辭玄宗
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
詵卿言非公也

唐肅宗以瑄參機務唐書

唐玄宗時房瑄字次律遷憲部侍郎天寶十五載玄宗狩蜀瑄
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
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具言上
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箱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
瑄既有重名帝頗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瑄參決諸將相莫敢望
唐憲宗留元膺給事左右唐書

唐憲宗時呂元膺為同州刺史既謝帝問政事所對詳詰明日
謂宰相曰元膺直氣謹言宜留左右柰何出之李藩裴垍謝因
言陛下及此乃宗社無疆之休臣等昧死請留元膺給事左右

宋太祖任再樞宋史

辰州搖人秦再樞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
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至闕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史官其子為
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樞感恩誓死報
效至州日訓練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登山飛暫捷如
猿獠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柔之意莫不從
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復召至闕而加獎激改辰州
團練使又以其門客王允成為辰州推官再樞蓋瘁邊圉五州
連表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疲終太祖世邊境無患

宋英宗用蘇軾宋史

英宗自藩邸聞蘇軾之及即位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
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
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而用之則人人
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
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隣未可遽授不
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
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
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

宋神宗任用范育宋史

神宗以進士范育為涇陽令育以養親告歸既而從張載學有
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堅

讜說殄行此朕任御史之意也育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載等數人

宋哲宗委用鮮于侁宋史

神宗時鮮于侁字子駿舉進士為江陵右司理茶軍移揚州哲宗初立念東國困於役吳居厚培歛虐害竄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召為太常少卿

元太祖重任王檝元史

元太祖命闍里畢與皇太帝國王分撥諸侯王城邑諭闍里畢曰漢人中若王檝宣撫者可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臣總括歸附工匠之數將裨大臣分掌之大師阿海

具列諸大臣名以聞帝曰朕有其人偶忘姓名耳良父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遂命檝掌之時都城廟學既燬於兵檝取舊樞密院地復創立之春秋率諸生行釋菜禮仍取舊岐陽石鼓列廡下

元世祖召用陳思濟元史

元世祖在潛邸時聞陳思濟之名召之以備顧問既即位始建省部俾掌敷奏世祖以京兆為國重鎮命庶希憲等行中書省于陝西思濟寔與偕行多所贊畫中統三年詔誅王文統召廉希憲入中書思濟還仍掌敷奏事無巨細悉就準繩姚樞許衡皆器重之會阿合馬入省恥其位在希憲左每欲肆意而行希憲守正不從及希憲去位省臣晨集掾屬皆憚阿合馬莫敢前思濟獨先以文牘進阿合馬輒干希憲位署押思濟遽掩以手

曰此非君相署位也阿合馬怒目視之衆為之懼思濟神色自若除右司都事從希憲行省山東未幾召還至元五年分命中書省總百揆御史臺正百官一時黜陟登庸憲章程式多出其手

元世祖器重崔彥元史

元世祖時崔彥字文卿負才氣剛直敢言帝甚器重之至元十六年奉詔偕牙納木至江南訪求藝術之人明年自江南回首言忽都帶兒根索亡宋財貨煩擾百姓身為使臣乃挈妻子以避所在取索鞍馬芻粟世祖雖聽其言然虛實竟不辨決也十年除集賢侍讀學士

元世祖任葉李為尚書左丞元史

元世祖至元間會尚書省立授李寶善大夫尚書左

丞李固辭以謂論臣資格未宜遽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尚書係天下輕重朕以煩卿卿其勿辭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始定至元鈔法又請立太學一日從至柳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膏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

元世祖稱王倚修潔元史

元世祖時王倚為工部尚書行民匠都總管至元二十一年詔立東宮官屬以倚為家丞又置儲用司掌貨幣出納令倚兼之後以疾辭職仍給太子家丞祿以優養之倚上言不事事而苟

竊祿食臣心誠所未安不許力辭再四方許之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倚隆辭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脩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

元世祖趙遷張思明元史

元世祖時張思明字士瞻穎悟過人讀書日記千言至元十九年由侍儀司舍人辟御史臺掾又辟尚書省掾左丞相阿合馬既死世祖追咎其奸欺命尚書薄問遺孽一日召右丞何榮祖左丞馬紹盡輸其罪以入思明抱牘從日已昏命讀之目昏達曙帝聽忘疲曰讀人吐音大似侍儀舍人右丞對曰正由舍人選為掾帝竒之曰斯人可用明日擢為大都路治中思明以超遷踰等固辭乃改湖廣行省都事

元世祖汰選通才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寅丞相安童等言阿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例皆奏罷其間豈無通才宜擇可用者仍用之詔依所言汰選毋徇私情

元世祖論官元史

世祖諭丞相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能兼此三者乃為稱職爾縱有功宰相非可覲者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亦精敏南人如呂文煥范文虎率衆來歸或可以相位處之又頽謂左右曰汝可與姚樞等江南官吏太冗此卿輩所知而皆未嘗言昂吉兒乃為朕言之近侍劉鐵木兒因言阿里海牙屬吏張鼎今亦叅知政事詔即罷去遂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諭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及諸南儒今為宰

相宣慰及各路達路花赤佩虎符者俱多謬濫其議所以減汰之者

元世祖量材任用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三年遣要束木勾考荆湖行省錢穀中書擬要束木平章政事脫脫忽魯知政事有旨要束木小人事朕方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魯之奴令史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耻之其以朕意諭安童

元仁宗親薦天章元史

仁宗以下天章為刑部郎中有告諸侯王謀不軌者勅天章訊正之賞賚優渥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章入見時與聖太后正座帝指曰此不食賄卜天章也因問今何官天章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者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

以謝仲和為尚書卿為郎中皆朕親薦也汝宜奉職勿怠即命書刑部印章付之既視事入覲賜酒隆福宮及錦衣三襲命治反獄帝顧左右曰天章廉慎人也必得其情天章承命獄賴不寃

元文宗眷注起宗元史

元仁宗時秦起宗字元卿遷南臺御史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極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為失計其後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御史

元順帝命將安邊元史

順帝謂賽典赤曰雲南朕嘗親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
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如卿者賽典赤拜受命退朝即訪求知
雲南地理者畫其山川城廓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為圖以進帝
大悅遂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
王脫忽魯方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具
甲兵以為備賽典赤聞之乃遣其子納速刺丁先至王所請曰
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
境即加撫循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
吾機為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至賽典赤問以
何禮見對曰吾等與納速刺丁皆來視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
皆以名馬為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
酒器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為宗

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
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還先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聽賽典
赤所為

用人之法

九任用人之道理

金世宗君臣論任官金史

世宗時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為禮部主事帝曰朕既嘗語卿百官當
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
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迹者
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
事者謂方今孝弟廉恥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
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若輒謂之遷調故人皆

以教化為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更有能務行德化若權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猶為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若諭所司察舉官吏必審真偽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芟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恥可興矣帝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失得人乎章政事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為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歟

金世宗諭相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年十二月辛巳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意便升用之一言之失便責罰之凡人言辭一得一失賢者不免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正以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之取人衆所與者用之不以獨見為是也

金世宗論用人之法金史

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八月甲申帝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

力積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則徃徃至於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魯罕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補助之力惜其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

金世宗不循資格金史

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十月尚書省奏擬除授而拘以資格上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務皆須得人汝等不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守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已之祿位乎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群臣皆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逮耳

宋太祖用長護短事文類聚

宋太祖嘗與趙普議事不合上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

謀乎普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上曰苟用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元世祖命犯輕罪錄用元史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言罪黜之人久忘其名又復奏用乞戒約帝曰卿等所言固是然其間豈無罪輕可錄用若御史大夫王速帖木兒對曰以各人所犯罪狀明白敷奏用否當取聖裁從之

元世祖論陞降官職元史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江淮行省忙兀帶言宜除軍官更調法死事者增散官病故者降一等世祖曰父兄雖死事子弟不勝任者安可用之苟賢矣則病故者亦不可降也

元成宗選用漢人元史

元成宗元貞二年正月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寮者嘗為燕人摺撫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昔寶赤迷古而赤中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

高讓其短精大眼孔小銀與十萬貫刑罰無所不有

元世祖命地頭雜糧用天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言刑獄之人久忘其名
又復奏用乞減刑帝曰刑等所言固是然其刑無罪輕可錄
用若御史大夫正法情不與對口以各人所犯罪狀明白數奏
用否當取聖裁從之

元世祖諭降官職

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三月江陰行省臣等言江陰行省官更
用之帝曰汝用汝曹其數數人滿委重難委汝等死事子弟
亦無其罪由是不煩盡言請休立有書實者 聖旨亦中野人
示汝宗示負二書五日嚇與書堂由言數人等 回京後書書

111X
4
30